

# 東晉僑置州郡釋例

班書閣

晉自永嘉之亂，司冀諸州相繼淪沒；元帝南渡，據江左以延晉祚，雖其封疆時有開拓，然多旋得旋失，未能久據；其所恃爲基本版圖者，以較西晉十有九州之疆域，幾損其半焉。然而淪亡諸州，世家鉅族恆有不堪異族之紛擾，相率南遷，散居江表，於是即其所聚，僑置州郡，自茲僑實相雜，名目多重複矣。而晉書地理志又惟詳於太始太康，永嘉以後，僅掇數語，故東晉地理幾等闕如；此洪亮吉東晉疆域志之所以作也。洪氏對於僑置州郡亦極加意，然限於體例或有未備，余擬擴而充之也，亦已久矣。全篇之成，尙稍有待，爰先草爲斯例，以見其時僑置複雜之梗概焉。

## 一 因流寓僑置州郡例

東晉之所以有僑置州郡者，據晉志宋志所載，除因流寓外無他原因，其原因是否止此姑置不論，要爲原因中之主要原因也。

晉志 晉志述僑置之原因，於司州下云：『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兖州，寄居京口』。於豫州下云：

『因新蔡人於漢九江王黔布舊城置南新蔡郡』。於雍州下云：『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是爲因流寓而僑置州郡之見於晉志者，此外尙多，不備錄矣。

宋志 宋志所云，於晉志亦多相同，如總序云：『自夷狄亂華，司，冀，雍，涼，青，并，兖，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并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於南兖州下云：『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凡述僑置，類多如此；質之晉志，無以異也。

## 二 僑置非爲流寓例

東晉僑置州郡之原因，據晉宋二志固如上例，然第就下例以揆之，似非盡爲流寓者。

梁州 晉之梁州，按禹貢爲華陽之地，治漢中。自惠帝永興之後，州境半屬於成。宋志云：『李氏據梁益，江左於襄陽僑立梁州。李氏滅，復舊。譙縱時，又治漢中，刺史治魏興』。宋書三十七。顧祖

禹云：『梁州，太興初寄治襄陽。咸康五年，寄治魏興。建元二年，戍西城。太元二年，復鎮襄陽。義熙初，又移魏興』（方輿紀要卷三）。使東晉之僑置州郡，端為流寓，而流寓之所以流寓者，為避異族之鋒鏑，其在異族未至之區，勢必久居而安之，當不更往復遷徙矣。今梁州之既僑於彼，復移於此，其非因民而移，事理至顯。其移置既非因民，則僑置之始故亦未必盡為流寓也。不獨梁州，若是者固甚多焉。

冀州 晉之冀州，按禹貢周禮并為河內之地，治房子，在今河北高邑之西南。元帝太興二年，歸於石勒。宋志云：『江左立南冀州，後省。義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宋書卷三十六）。東晉之僑置州郡使皆果為流寓，則流寓固非時存時亡者，觀冀州之時省時置，知其僑置州郡非盡為流寓矣。

### 三 因位置失地刺史而設僑州例

東晉僑置州郡之原因，不盡繫於人民之流寓，已如上述。茲更思之，魏晉之際，其要州皆以都督兼領刺史，及乎東晉，時有州土雖失而刺史之軍權尚在，即其

所至，設為僑州，似亦理所必然者。

兗州 兗州在西晉為禹貢濟河之地。惠帝之末，淪於石勒。李吉甫云：『晉建武初，兗州寄理山上（按指嶧山）。洛陽傾覆，郗鑒獲歸，鄉人士並宗附之，遂共推鑒為主，與千餘家避難於嶧山中。宗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復為石勒所侵逼，鑒率文武自嶧山奔下邳』（元和郡縣志卷十）。晉志云：『遺黎南渡，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鑒為刺史。寄居廣陵』（晉書卷十四）。夫兗州已置於京口矣，又因刺史而改置於廣陵，且郗鑒之為兗州刺史已久矣，非自明帝始，是兗州之所以僑置，非為遺黎而為郗鑒也，固極顯焉。

### 四 實州僑郡僑州實郡例

洪亮吉之東晉疆域志（卷四）對於此例，考之甚詳，茲將其所考州郡名稱，錄之如左：

實州僑郡 荊州實州，統義陽，新興，東河東，南義陽，東義陽，長寧六僑郡。益州實州，統始康，南陽平，金城三僑郡。揚州實州，統淮南，松滋，義陽三僑郡。

僑州實郡 徐州僑州，統廣陵，山陽，盱眙，鍾離，淮陵，海陽六實郡。秦州僑州，統陰平一實郡。

### 五 省實郡爲僑郡例

夫所謂僑郡者，非以其舊土已失，借他郡實土以僑置之，而他郡之爲郡仍自若耶？然亦有爲置僑之故，省其僑置處所之實郡，而以僑郡爲主者。

秦郡

宋志云：『惠帝即改扶風國爲秦國』（晉書卷十四）。案秦國在西晉，統於雍州；建興之後，沒於劉聰。其僑置也，據宋志云：『秦郡太守，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爲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晉惠帝永興元年，分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爲秦郡』（宋書卷三十五）。按堂邑爲今江蘇六合縣，秦郡由雍置此，自爲僑置，既曰『改堂邑爲秦郡』，是因僑置秦郡而省堂邑也明矣。

### 六 僑置改爲實土例

東晉州郡由僑置改爲實土者，所在甚多，徐兗青諸州其最著者。茲舉兗州以爲例証。

兗州 兗州實土之失，於第三例已言之矣。其改

僑置爲實土，據晉志云：『是時遣黎南渡，元帝僑

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

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

州（按僑置州俱無南字，見十駕齋養新錄卷六）。或還江南，

或居盱眙，或居山陽，後始割爲境，常居廣陵』（晉

書卷十四）。按廣陵在西晉爲徐州屬郡，爲今江蘇江

都縣，所謂『始割爲境』，即割爲實土也。劉宋之

南兗州，即基於此。

### 七 數僑州置於一郡例

江左諸州，自經僑置，不惟一州至僑數州，一郡至僑數郡，甚有一郡之中，至僑數州者。即以荊州之襄陽而論，地非過大也，同時至僑下列諸州，亦可見其時州郡複雜之甚矣。

司州 晉之司州爲禹貢豫州之地，治洛陽。永嘉

之亂，淪於劉聰。迄成帝咸康五年，庾亮欲開復

中原，表桓宣爲都督河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

鎮襄陽』（通鑑卷九十六）。此司州之僑置於襄陽也。

雍州 晉之雍州爲禹貢黑水西河之地，治長安。



永嘉五年，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雍州遂入於漢。

據宋志云：『雍州刺史，晉江左立，胡亡氏亂，秦

雍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並

立僑郡縣』（宋書卷三十七）。此雍州之僑置於襄陽

也。此外秦州，亦曾僑置於襄陽，惟皆為時甚暫，

與司雍二州，雖不同時，而同時襄陽僑司雍二州，

更加以二州僑置之郡縣，其僑實叢雜已達極點矣。

### 八 實土恢復僑置尙存例

州郡之所以僑置者，非以其實土淪沒耶？如實土已

獲恢復，則省其僑置，理之宜也。乃竟有實土雖已恢

復，而僑置如故，何耶？下列之州為其著者：

青州 西晉之青州在禹貢為海岱之地。晉志云：

『自永嘉喪亂，青州淪沒』（晉書卷十五）。又云：

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郡，後為劉裕所滅，留長史羊

穆之為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

於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置北青州，鎮東陽城，以

僑立州為南青州』（同上）。宋志亦云：『青州刺

史，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

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宋書卷

三十六）。是青州之實土已恢復，而僑置尙存之証。

雖後省南青州，北青州直曰青州，然其省也在後，

非恢復而即省也。

### 九 僑實並存例

此與前例，似同實異。蓋前例所指為實土淪沒，僑

置他所，及實土恢復而僑置尙存也；此則實土並未悉

沒，而亦僑置他所，與實土並存不悖者。

徐州 晉之徐州為禹貢海岱及淮之地，治彭城，

為今江蘇銅山縣。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

宋志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

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界者。晉咸

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鑑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

諸縣，其徙過江及留此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

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

州。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為北徐州，淮南猶為

徐州』（宋書卷三十五）。李吉甫亦云：『晉氏南遷，

又於淮南僑立徐州，安帝始分淮北為北徐州』（元和

郡縣志卷九）。所謂『北徐州』蓋即實土，所謂『淮

南徐州』蓋即僑置之徐州，故知其為僑實並存者。



## 十 僑置中復有僑置例

東晉江表各州，不惟實土中多有僑置，即僑置中亦有僑置者。此例以徐州中僑置獨多，茲舉所僑置幽州以爲例証。

幽州之僑置於徐 此所謂徐者，即上例所舉僑置江北之徐州。楊守敬東晉疆域圖於徐州之高郵注云：『僑幽州』。是幽州實僑置於高郵，而其時之高郵爲僑置徐州之屬縣，則幽州之僑置於高郵即爲僑置於徐，僑置於徐即爲僑置中之僑置矣。惟幽州是否僑置於高郵，不能以楊圖爲信。更考輿地紀勝高郵軍載：『高郵，東晉有三阿』，王象之自注云：『三阿即今之北阿，苻堅遣將彭超，以兵八萬，圍幽州田洛於三阿』（輿地紀勝卷四十三）。晉書謝玄傳亦云：『超圍幽州刺史於三阿』（晉書卷七十九）。夫田洛以幽州刺史而居高郵，其爲僑置之所自無疑義，而幽州之僑置於徐，爲僑置中之僑置，亦無疑義矣。

## 十一 僑州遷移無定例

僑置州郡，多有今日僑置於此，明日復移於彼；蓋

視軍事爲轉移，非一經僑置即無更易也。

司州 晉之司州爲禹貢豫州之地，治洛陽。永嘉五年，亡入於漢。其僑置也，據晉志云：『永嘉之亂，司州淪沒劉聰，元帝渡江，亦嘗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晉書卷十四）。元帝紀云：『太興四年，以尚書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晉書卷六）。桓宣傳云：『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西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晉書卷八十一）。是司州僑置於徐，尋置合肥，未復僑置於襄陽。遷移之頻，於此可見。

襄城郡 襄城郡原屬豫州，治襄城，即今河南襄城縣。元帝永昌元年，入後趙。其僑置也，據晉志云：『永嘉之亂，豫州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晉書卷十四）。又司馬休之傳云：『休之爲襄城太守，鎮歷陽』（晉書卷三十七）。是襄城既僑置於春穀，又嘗僑置於歷陽也。按春穀其時屬揚州之宣城郡，爲今之安徽繁昌縣，歷陽爲揚州屬郡，爲今安徽和縣治，雖同屬揚州，固非一地

也。

## 十二 僑置省而復置例

東晉僑置州郡，不惟遷徙無定，其或置或省，亦因時制宜，非置即不省，省即不置也。

雍州 雍州自永嘉五年，即入於漢。晉志云：

『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遙領。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鄠城；尋省。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晉書卷十四）。是雍州已僑置於鄠，既而復省，省而復僑置於襄陽也。

各郡 置而省，省而復置，不惟雍州如此，於郡尤甚。第以宋志所載冀州各郡言之，如河間，魏，頓丘，渤海諸郡國，皆云：『江左屢省置』。按冀州自元帝太興二年入於石勒，終晉之世未獲恢復；所謂『江左屢省置』，自指僑置而言者。

## 十三 郡沒州存僑郡仍置原州例

晉沒各州，有闔州胥沒者，有僅沒數郡者；其僅沒數郡者，所沒諸郡之僑置仍多不出其原州。

義陽郡 義陽郡原屬荊州，治新野，即今河南之

新野縣。成帝『咸和四年，入後趙。六年，陶侃收

復。咸康五年，又入後趙』（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州郡表卷

四）。穆帝時『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

攷南郡在晉亦屬荊州，是義陽之僑置仍在荊州也。

淮南郡 淮南郡原屬揚州，治壽春，即今安徽之

壽縣。『成帝咸和三年，後趙拔壽春』（州郡表卷一），

自是淮南遂入於趙。晉志云：『成帝初，蘇峻祖

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

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晉書卷十五）。至其僑置

之所，據宋志云：『晉末遂割丹陽之于湖縣爲淮南

境』（宋書卷三十五）。按于湖在晉屬揚州之丹陽郡，

是淮南之僑置亦未出揚州之域。

## 十四 郡沒州存僑郡置於他州例

凡僑置之郡，如原屬之州地悉淪沒，其僑置非在他州，莫之或可。如原屬之州僅沒數郡，餘固巍然尙存，而其所沒之郡亦僑置於他州，殆亦僑置中之一特例焉。

義成郡 義成原爲揚州淮南郡之屬縣，成帝咸康

三年，與郡同入後趙。考晉書桓宣傳云：『宣平襄

陽，陶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宋

志亦云：『義成太守，晉孝武立，治襄陽』。按襄

陽者荆州屬郡也。攷其時淮南與義成雖入後趙，而揚州各郡固多尙在，今義成之僑置不在揚州而在荆州，其亦軍事使然乎？

### 十五 淪沒一郡析置數僑郡例

在西晉淪沒一郡，及乎東晉時有析置數僑郡者，觀下列之郡可以知矣。

京兆郡 京兆在西晉爲雍州屬郡，治長安，即今

陝西長安縣。建興之後，沒於劉聰。其僑置也，據

宋志有三：一爲襄陽僑置雍州時所置之僑郡，如云

『京兆太守初僑立，寄治襄陽』（宋書卷三十七）是

也。一爲漢中僑置秦州時所置之僑郡，如云『西京

兆太守，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宋書卷三十七）

是也。一爲在司州所置之僑郡，如云『東京兆郡寄

治滎陽』（宋書卷三十六）是也。夫沒一實郡，而襄

陽，漢中，滎陽悉有僑置，僑置之多可以見矣。

他如扶風郡，西晉亦屬雍州，與京兆同時入漢。據

宋志襄陽有扶風僑郡，漢中亦有扶風僑郡，與京兆

殆同一例。

### 十六 舊國僑置改郡例

西晉有郡國之別，即以冀州而論，若鉅鹿，安平，平原，樂陵，章武，河間，皆爲國而非郡。及乎僑置，固多仍以國名，而改國爲郡者亦所在多有。

鉅鹿 鉅鹿在西晉統于冀州爲王國，治慶陶，爲

今河北寧晉縣。元帝太興二年，與冀州同時入於後

趙。其僑置據劉道鄰傳云：『義熙元年，索虜寇徐

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宋書）。攷彼時定

制，國稱內史，郡曰太守，此以『鉅鹿太守』稱，

是僑置時已改爲郡矣。

濮陽 濮陽在西晉統于兗州，亦爲王國，治濮

陽，即今河北濮陽縣。愍帝建興四年，陷入後趙。

晉志云：『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鑒

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

郡』（晉書卷十四），是濮陽國當僑置時亦改爲郡也。

### 十七 舊縣僑置改郡例

考僑置各郡，有在未淪沒之際爲縣，而一經僑置乃改爲郡者，此在僑置中爲例尙不多見也。

廣川 按廣川在西晉爲冀州渤海國之屬縣，爲今

河北棗強縣地。元帝太興二年，與冀州同歸後趙。



其僑置也，據安帝紀云：『義熙太守劉鐘，河間內

史胤恩，帥衆追盧循』（晉書卷十）。宋志亦云：

『廣川太守，江左以立』（宋書卷三十六）。按廣川舊

既爲縣，此曰太守，是僑置時改爲郡，已無疑義。

他如松滋在西晉爲豫州安豐郡之屬縣，東晉僑置亦

改爲郡，第二十二例可以參証

### 十八 僑郡改爲僑縣例

淪沒各郡，間有僑置未久，改郡爲縣者，此在東晉

爲例甚多。茲舉二郡，以爲例証。

上黨郡 上黨在西晉爲并州屬郡，治潞，爲今山

西潞城縣。建興四年，郡入於漢。宋志於揚州淮南

郡襄垣縣云：『至於晉末，立襄垣縣，屬上黨。上

黨民南過江立僑郡縣，寄治蕪湖；後省上黨郡爲

縣，屬淮南』（宋書卷三十五）。是上黨僑置爲郡，復

改爲縣也。

安豐郡 安豐在西晉爲豫州屬郡，治安豐，爲今

安徽霍邱縣。宋志南豫州云：『安豐太守，魏文帝

分廬江立。江左僑立，晉安帝省爲縣，屬弋陽，宋

末復立』（宋書卷三十六）。是安豐僑置爲郡，復省爲

縣也。

### 十九 以僑州領舊有實郡例

所謂以僑州領舊有實郡者，蓋以實州已失，僑置他

所，及實州已漸恢復而僑置如故，且遙領恢復舊有之實

郡。

兖州 錢大昕云：『晉南渡後，僑置青兖徐諸州

郡於江淮間，俱不加「南」字，劉裕滅南燕，收復

青徐故土，乃立北徐北青州置之，而僑置之名如

故。其時兖境亦收復，不別立北兖州，但以刺史治

廣陵，或治淮陰，而遙領淮北實郡』（十駕齋養新錄卷

六），是其證也。

### 二十 僑於舊實州屬他僑州例

考東晉僑置各郡，時有原屬之州實土尚在，而其僑

置之所且在原屬州內，然僑置之郡不屬於原屬之州，而

屬於其他之僑州者。其例如下：

淮南郡 淮南實土與其僑置之所，於十三例中已

言之矣。而其僑置後，被屬之州，據晉志云：『成

帝乃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

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舊當塗縣流人

渡江，僑立爲縣，并淮南廬江安豐并屬豫州』（晉書卷十四）。按當塗原爲淮南屬縣，與淮南郡皆舊屬揚州，其郡縣之僑置皆未出揚州之域，而不仍爲揚州所隸屬，乃竟改屬於僑置之豫州，亦云異矣？

### 二十一 僑郡不屬於原屬之僑州而屬於其他僑州例

又有州郡俱失，且州郡俱有僑置，而其僑郡不屬於原屬之僑州，乃屬於其他之僑州者。

**梁郡** 梁在西晉爲國，統于豫州，治睢陽，爲今河南商邱縣。元帝永昌元年，入於後趙。其僑置，據宋志云：『南梁太守，晉孝武太元中僑立於淮南，安帝始有淮南故地，屬徐州。武帝永初二年，還南豫』（宋書卷三十六）。按其所謂『南梁』者，即東晉僑置之梁郡；所謂『屬徐州』者，蓋即東晉僑立淮南之徐也。夫其時豫州固已先於成帝咸和四年僑置于蕪湖矣，豫州僑置於淮南，梁亦僑置於淮南，乃不仍屬於原屬之豫州而屬於無關之徐州，是怪矣。

**魏郡** 魏在西晉，爲司州屬郡，治鄴，居今河南

臨漳縣之西南。愍帝建興元年，爲後趙所取。晉志云：『成帝咸康四年，僑置魏，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并所屬縣，并寄居京邑』（晉書卷十五）。惟此第云僑置，未詳統屬。考宋志冀州刺史下於魏郡太守云：『江左屢省置』（宋書卷三十六）。是東晉即屬於僑置之冀，而其時原屬之司州固已僑置於荆揚矣。

### 二十二 僑置於甲州隸屬於乙州例

大凡僑置之郡，其隸屬也，不屬於原屬之僑州，即屬於所僑之實州；然二者之外，又有僑置於甲州，隸屬於乙州者，例如：

**松滋郡** 松滋原屬豫州之安豐郡，在今安徽之霍丘。自明帝太寧三年，豫部大半入後趙，是以松滋隨之淪沒。據晉志：『成帝初，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按尋陽在西晉之初固屬揚州之廬江郡，但自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

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晉書卷十五）。降至東晉，尋陽久已為江州屬郡矣，今云『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隸揚州』，是

松滋乃僑置於江州而隸屬於揚州者也。

右原稿共四十例，內有關於僑縣者十八例，因大瑣碎，故刪。附注。

# 康藏前鋒

第三卷第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

非常時代之邊疆義教	幼愚
國民代表大會之邊疆代表問題	仲觀
西康目前急待解救的兩個問題	立夫
雲南夷族之略況及其開化方策	騰蛟
日暮途窮之川康殘匪（續一）	劉紹禹
西康巴安富源之略述及其開發之必要	馬裕恆
西康伊斯蘭兩級小學辦理之經過及其艱困	任夜莊
論語研究（孔子弟子）	丹珍買茂森
川邊墾牧公司經營事業計劃	
西藏風俗誌	

西康巴安縣概況	王信隆
雲南昆明通訊	昆明來函
瀘定通訊	楊仲華
狂歌代哭	騰蛟
慈母遺愛	政瓊
一月來之康藏	編者輯
藏文增刊	
歡迎西藏代表來京	高國柱
我國歷年喪失之土地	編者

發行所：康藏前鋒社發行部  
地址：南京和平門外曉莊  
每月一冊定價大洋一角  
（郵費在內二分）

# 西陲宣化 使公署月刊

第一卷第四期合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

國民自救救國之要道	蔣中正
邊疆青年的時代任務	黃舉安
改造邊疆人民的生活	劉宗基
日本「二二六」政變之透視	徐繩祖
國內消息	
邊疆消息	
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劉家駒
西藏歷代藏王及達賴班禪史要	張其昀
青海省之山川人物	陸亭林
青海省墾務概況	
邊疆武職人員敘授官銜暫行條例	
邊疆武職人員敘授官銜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節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政治報告之議決案	
黃教聖地塔爾寺略史	調查科述
青海考察記	莊學本

班禪大師古儒古魯法開示	劉家駒譯
西藏耶桑王與雲珠之故事	曾學理譯
時輪灌頂攝受弟子開示	班禪額爾德尼
顯密教之融通概要	超一
西北各佛教團體恭請班禪大師為林護長	
護國宣化廣慧大師西陲宣化使公署佈告	
菩提學會章程	西藏班禪駐京辦事處述
會議紀錄	
文電摘要	
收文報告	
發文報告	
西藏旅行日記（續前）	柯羽撰著
三民主義與西藏王道救國方略的綜合理論智識者均樂意信聞	宣傳處
孫中山先生歷史及其歷史為世界所共仰	宣傳處
孫中山先生遺著	宣傳處
青海官民讚班禪大師及今後之希望	馬麟

出版者：西陲宣化使公署  
發行所：南京建康路西陲宣化使公署駐京辦事處



# 唐會要節度使考釋

賀次君

治史地之學，難矣！時代遠昧，史有闕文，故或窮年累月，而不能證實一地一名。至若歷代郡縣之沿革，山川陵谷之變遷，經史志乘之譌訛，傳寫翻刻之脫誤；更須詳為攷覈，用祛其疑，稽之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惑，粲然如日星之明，契然若符節之合，方可以為法則。若乃憑其臆見，務為游辭，實滋蕪濫，祇增煩冗；徒使脩學之士，迴遑岐途，沿波討原，未知攸適，雖考據之矣，而於學終無補焉。諸史中兩唐書最為蕪雜，先儒若吳縝，吳道，趙紹祖，沈炳震之倫，各有記述，咸多匡正。宋王溥撰唐會要，頗載事蹟，堪與新舊兩書相證。四庫提要云：『初唐蘇冕嘗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為會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又詔楊紹復等次德宗以來事為續會要四十卷，以崔鉉監脩；段公路北戶錄所稱會要，即冕等之書也。惟宣宗以後，記載尙缺，溥因復採宣宗至唐末事，續之為新編唐會要一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詔藏史館』。是其書淵源有自，足可取信，而鈔刊屢屢，失誤遂多，後之覽者，每用病諸。余

閒讀兩唐暨通鑑通典諸書，於唐代軍鎮，尤留意焉！偶有所得，輒割記之，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歲時積久，略得其概，因而深恠諸書牴牾差池之太甚也。嘗考唐軍鎮建置得三百餘條，以牽涉太廣，攷證難詳，未敢刊布。茲篇所記，專就節度使一類彙輯，故以唐會要節度使考釋名篇，於有唐一代之軍鎮，倘具輪廓，雖曰未善，而猶不失其大也。所論悉就新舊唐書暨諸史乘相互質正，名曰考釋，亦一人之見而已。

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呼為大總管，其年六月七日，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至七年二月十八日，改大總管為大都督。

按隋書百官志：『州置總管者列為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自魏晉以來有都督諸州諸軍事，後周改都督諸軍州為總管，則總管為都督之任。周書紀王康傳：『建德三年出為總管利始等五州，大小劍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尉遲綱傳：『武成元年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保定二年為陝州總





按通典州郡云：『豐安軍在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里』。諸書皆不言其建置於何年，考新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分靈州迴樂置豐安縣』。豐安西介吐蕃，北臨突厥，既置郡縣，應爲宿軍以鎮之，然則豐安軍之置，在武德中也。

定遠軍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先天二年正月郭元振置。

按通典州郡云：『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未詳。

河東節度使，開元十一年以前稱天兵軍節度，其年三月四日，改爲太原已北諸軍節度。至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東節度，已後遂爲定額。

按通鑑『玄宗開元五年五月，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張嘉貞爲天兵軍節度』。舊書張說傳：『開元七年，檢校并州大都督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是除張說又改節度爲大使也。新書方鎮表云：『開元十一年，更天兵軍節度使（表以五年所置爲天兵軍大使，九年除張說更大使爲節度，故此云節度使。）爲太原府以北諸軍州節度，河東道支度營田使，兼北都留守；治太原，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雲，蔚九州。十八年，更太原府以北諸軍州節度爲河東節度，自後節度使領大同軍使，副使以代州刺史領之，增領儀，石二州。興元元年賜河東節度號保寧軍節度。貞元三年，保寧軍節度復爲河東節度』。其後屢有增析，而河東之名如故。又舊書隸王琰傳：『開元十五年遙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餘如故』。會要云十八年除宋之悌，未詳。

大同軍置在朔州，本大武軍，調露二年裴行儉改爲神武軍，天授二年改爲平狄軍，開元十二年三月四日改爲大同軍。

按舊書地理志：『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通鑑注引宋白曰：『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舊墟，開元五年，分善陽縣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又通鑑：『玄宗開元十一年二月，罷大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爲太原以北節度使』。則大同軍不應在開元十二年始置也。會要云本大武軍恐誤，據通鑑開元十一年以大同大武並稱可知。且大武軍之名開元初尙存，通鑑：『玄宗開元四年，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來降，置於大武軍北』。又云：『時大武軍牙將裊靈奉使在突厥』。大武軍既改稱神武，又改爲平狄，何得仍其舊名，然則大武，神武，平狄，大同等軍，同在代州，非一軍之別號也。於會要所云未詳。

橫野軍初置在飛狐，復移于新州。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張嘉貞移于古代郡大安城南，以爲九姓之援。天寶十三載十二月一日改爲大德軍。

按新書地理志：『蔚州東北有橫野軍，乾元元年徙天成軍合之而廢橫野軍』。通鑑云：『橫野授天兵節度』。

甘嵐軍，武德中爲鎮，永濟二年改爲柵，隸平狄軍。長安三年李迥秀改爲景龍中軍，張仁亶移軍朔方，留一千人充守捉，屬大武軍。開元十二年崔隱甫又置軍，十五



年李嵩又廢爲鎮，其後又改爲軍。

按舊書地理志云：『崑崙軍在嵐州北百里』。

天兵軍，聖曆二年四月置，大足元年五月十八日廢，長安元年八月又置，景雲元年又廢，開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張嘉貞又置，十一年三月四日改爲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

按舊書張嘉貞傳：『開元初，突厥九姓新來內附，散居太原以

北，嘉貞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以嘉貞爲使；即會要所云，開元五年六月張嘉貞又置者也。其先與廢，則莫可攷詳。新書方鎮表云：『開元十一年，更天兵軍節度使爲太原以北諸軍州節度，治太原，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雲，蔚九州』。通鑑：『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爲太原以北諸軍節度』，非是。蓋十一年升并州爲太原府，即以并州天兵軍爲節度使，且大同在代州北三百里，何得移治太原？新書方鎮表云『河東節度使領大同軍使』。河東即太原以北節度，是大同軍統於太原以北節度，非大同軍即太原以北節度也。

清塞軍，貞元十五年四月，以清塞城爲軍。

按新書地理志云：『蔚州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

開元九年十一月四日，河東河北不須別置支度，並令節度使自領支度。

按新書百官志：『度支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凡天下轉運徵歛送納，胥統其務焉。軍州又有支度使，唐六典云：『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唐代錢穀財賦，其先專屬之戶部，自中葉以後，始以他官判領，河東河北開其例，天寶亂後，權歸軍府，各立使名，分割利權，其戶部本曹浸失其職，而節度之專疆者遂不貢賦稅矣。

隴右節度使，開元元年十二月，鄯州都督陽矩除隴右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至十五年十二月，除張志亮又兼經略，支度，營田等使，已後遂爲定額。

按新書方鎮表：『開元五年置隴右節度，亦曰隴西節度，兼隴右道經略大使，治鄯州，領州十二，秦，河，渭，鄯，蘭，臨，（按臨州，新舊書地理志皆云天寶三載始分蘭州置，則隴右所領，當無臨州。）武，洮，岷，廓，疊，宕』。會要謂開元元年除陽矩，始有節度之號。考通鑑：『玄宗開元二年十二月，置隴右節度大使，領鄯，秦，河，渭等十二州』。舊書郭知運傳：『開元二年秋，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衆擊之。知運與蕃納王較等犄角擊敗之，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是隴右節度使置於開元二年，會要與新書方鎮表俱誤。其開元元年，乃隴右置羣牧使，舊書王峻傳：『開元元年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西大都護，後轉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隴右置使，自此始也。上元以後，河西隴右州郡，悉陷吐蕃，至大中，咸通之間，隴州遺黎歸國，又析置節度，及秦州節度，涼州

節度，瓜州節度等使，而領州頗不同矣。

臨洮軍，置在狄道縣，開元七年移洮州縣就此軍焉。

按新書地理志：「臨州臨洮軍，久視元年置，寶應元年沒吐蕃」。舊書李元諒傳：「貞元四年，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臨洮軍使」。是臨洮軍武后久視元年置在狄道，歷神龍，景龍，睿宗景雲，太極，至玄宗開元七年，始自狄道移鎮洮州也。舊書地理志謂在鄯州城內，非是。

河源軍，置在鄯州西南。

按舊書地理志：「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通典州郡云：「儀鳳二年，李乙夫置」。

白水軍，開元五年郭知運張懷亮置。

按新書地理志：「武州白水軍，在蔚茹水之西，至德後沒入吐蕃」。又云：「鄯州鄯城內有白水軍」。

安人軍，置在星宿川鄯州西北界，開元七年三月置。

按新書地理志：「鄯州星宿川西有安人軍」。

積石軍，置在鄯州達化縣西界，本吐谷渾之地。貞觀三年，吐谷渾叛，置靜邊鎮，儀鳳二年，置軍額焉。

按通典州郡云：「積石軍在寧塞西百八十里，儀鳳二年置」。

莫門軍，置在洮州，儀鳳二年置軍。開元十七年洮州移隸臨洮軍，百姓隸岷州，置臨州，二十七年四月，又改爲洮州，今爲臨洮軍是也。

按通典州郡：「莫門軍，在臨洮郡城內」。新書地理志云：「洮州臨洮郡，開元十七年州廢，以縣隸岷州，二十七年復故名」。

振武軍，置在鄯州鄯城縣西界，吐蕃鐵仞城，亦名石堡城，開元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信安王禕拔之置，四月改爲振武軍。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蓋嘉運不能守，遂陷吐蕃。天寶八載六月，哥舒翰又拔之，閏六月三日，改爲神武軍。

按通鑑：「玄宗開元十七年，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神武軍，新書地理志作天威軍云：「鄯州鄯城有天威軍，軍故石堡城。開元十七年置，初名振武軍，二十九年沒吐蕃，天寶八年克之更名」。豈神武軍又名天威軍耶？又通典：「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天寶中王忠嗣置」。故舊書王忠嗣傳：「天寶五年，充河西隴右節度使，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過。其後忠嗣被劾，七年卒。以哥舒翰代爲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傳：「天寶七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於青海中，名曰神威。八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拔之」。是神武軍開元八載哥舒翰置，王忠嗣已死一年矣，通典誤。

威戎軍，置在鄆州界，開元二十六年五月，杜希望收吐蕃新城置此軍。

按通典云：『威戎軍在西平郡西北三百十里，開元二十六年

置。舊書杜希望傳：『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為威武

軍。』武字誤，應作『戎』。

鎮西軍，置在河州，開元二十六年八月置。

按通鑑：『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杜希望將鄆州之衆，奪吐蕃河

橋，築鹽泉城於河左，置鎮西軍於鹽泉。』

神策軍，天寶十三載七月十七日，隴右節度哥舒翰以前

年收黃河九曲，請分其地置洮陽郡，內置軍焉。以成如

璆為太守，充神策軍使，去臨洮軍二百餘里。

按新書地理志：『臨洮郡西八十里，隴右有神策軍，天寶十三

載置。』新書玄宗本紀：『天寶十三載三月，隴右河西節度使哥

舒翰敗吐蕃，復河源九曲。』通鑑：『肅宗上元元年，初，哥舒

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神策軍。及祿山反，軍使

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既而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

陝，八月庚午，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神策之陷入吐蕃，久

而不復，此以伯玉為節度，地當在陝，非故臨洮磨環川之神策軍

矣。

宛秀軍，同前年，分九曲置澆河郡，內置軍焉。

按新書地理志：『鄆州西八十里宛秀城有威勝軍，天寶十三年

置；當即宛秀軍也。鄆州本西羌地，後入吐谷渾，北周武帝建

德五年西逐吐谷渾，又得河南地，置鄆州（見太平寰宇記引周地  
圖記。）隋置澆河郡，唐初因之，後改為鄆州，寧塞郡。

保義軍，元和元年二月，改隴右經略使為軍。

按新書方鎮表：『上元元年置興鳳隴節度使。建中四年，興鳳

隴節度賜號保義軍節度，是年罷保義，以隴右置奉義軍節度使，

尋廢。貞元元年，保義軍節度增領臨洮軍使。三年，罷保義軍節

度，置都團練觀察防禦使，未幾復置節度，兼右神策軍使，行營

節使。元和元年，升隴右經略使為保義節度，尋罷保義節度復舊

。隴右節度初屯兵秦州，尋徙岐州，及吐蕃陷隴右，德宗置

行秦州，以刺史兼隴右經略使，治普潤。舊書德宗本紀：『貞元

十年，二月丙午，以瀛州刺史劉潼為秦州刺史，隴右軍經略使，

理普潤縣，仍以普潤軍為名；保義軍即普潤軍也。』又新書地理

志：『普潤有隴右軍，貞元十年置，十一年，以縣隸隴右經略

使，元和元年，更名保義軍。』隴右經略使之外，又有隴右軍，

未詳，恐即表所云隴右軍經略使也。

河西節度使，景雲二年四月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

西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至開元二年四月除陽執

一，又兼赤水九姓本道支度，營田等使。十一年四月除

張敬忠，又加經略使。十二年十月除王君集，又加長行

轉運使，自後遂為定額。

按舊書地理志云：『河西節度斷隔羌胡，統赤水，大斗，隴

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

三守捉。河西節度使治在涼州。』新書方鎮表云：『景雲元年，



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軍兵馬大使，領涼，甘，肅，瓜，伊，沙，西七州，治涼州，副使治甘州。河西節度置於睿宗景雲二年，表云元年，誤。新書兵志云：「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除賀拔延嗣，河西始有節度之名也。又按會要云：「開元元年除楊執一，十一年四月除張敬忠，又加經略使，十二年除王君奭」均誤。通鑑：「玄宗開元元年七月壬寅，以北庭都護郭元振爲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舊書郭元振傳：「開元初，累遷右騎衛將軍，兼北庭都護，涼州刺史。」是元振於元年除河西，代賀拔延嗣爲節度，非楊執一也。三年，元振遷河東，郭知運拜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州皆隸節度。（見通鑑暨新舊唐書合鈔）知運開元九年卒於軍，王君奭代之。新書王君奭傳云：「初事郭知運爲別奏，累功至左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君奭除河西在九年十年之間，非十一年，其遷除河源可尋，不見有張敬忠者。自賀拔延嗣始，河西隴右多以涼州大總管兼鎮，如郭元振，郭知運，王君奭，薛納，賀拔延嗣等是。其後除安思順，哥舒翰等，隴右河西，遂分別異治矣。又河西加經略使，新書方鎮表在開元四年，會要云十一年四月，未詳。

赤水軍置在涼州西城，本赤烏鎮，有泉水赤，因以爲名。武德二年七月安脩仁以其地來降，遂置軍焉。軍之大者莫過於此。

按元和郡縣志云：「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泉，因名。軍

之大者，莫如赤水，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前距突厥，北臨吐蕃，舊書地理志云在涼州城內，清一統志謂：唐赤水軍本在涼州西，開元中改爲大斗，故移赤水入州城也。按大斗軍本是大斗守捉，開元十六年升爲軍，非改赤水置也。詳後。

新泉軍，大足元年郭元振奏置，開元五年改爲守捉。

按通典云：「會寧郡西北三百里，大足元年，郭元振置。」舊書地理志云：「在會州西北二百里。」廢軍爲守捉，新書地理志云在開元三年。

大斗軍，本是守捉使，開元十六年改爲大斗軍焉。

按舊書地理志：「大斗軍，在涼州城西二百餘里。」新書地理志云：「涼州有赤水守捉。」又云：「大斗軍本赤水守捉，開元十六年爲軍，因大斗拔谷爲名。」清一統志以大斗軍爲赤水軍改置，非是。

建康軍，置在甘肅二州界，嗣聖元年王孝傑開四鎮回，以兩州界迴遠，置此軍焉。

按胡三省通鑑注：「甘州西北九十里祁連山有建康軍。」通典云：「建康軍在張掖郡西二百里，嗣聖初王孝傑置。」

玉門軍，本廢玉門縣，開元六年置軍焉。

按新書地理志：「肅州玉門，開元中設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天寶十四載廢軍爲縣。」舊書地理志：「在肅州西二百里。」杜佑通典謂「玉門軍在酒泉郡西二百里，武德中楊恭義置」。未詳。

寧寇軍，舊同城守捉，天寶二年五月五日遂置焉。

按通典云：「寧寇軍在張掖郡東北千餘里，天寶二年置。」  
新書地理志謂「甘州刪丹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

墨離軍，本是月支舊國，武德初置軍焉。

按通典州郡二：「墨離軍在晉昌郡西北千里」。

豆盧軍，置在沙州，神龍元年九月置軍。

按通典云：「在敦煌郡城內」。

白亭軍，天寶十四載正月三日置。

按舊書地理志有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疑與此同。又  
舊郭元振傳：「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  
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迫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  
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破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  
軍，控其要路，乃拓境一千五百，自是寇不復更至城下。」  
新書元振傳亦同，則白亭軍之置，早在武后大足長安年間，非天寶  
十四載也。

安西四鎮節度使，開元六年三月，楊嘉惠除四鎮節度經  
略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十二年以後，或稱磧西節  
度，或稱四鎮節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  
四鎮節度，遂爲定額。又先天元年十一月史獻除伊西節  
度，兼瀚海軍使，自後不改。至開元十五年三月，又分

伊西北庭爲兩節度，至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移隸伊西  
北庭都督四鎮節度使。天寶十二載三月，始以安西四鎮  
節度封常清兼伊西北庭節度瀚海軍使。

按新唐書方鎮表云：「景雲元年，置安西都護，領四鎮經略大  
使。」大使即節度之稱，則安西節度置在睿宗景雲元年也。玄宗  
開元四年安西大都護領西鎮諸蕃落大使。六年，領四鎮節度支度  
經略使，副大都護領磧西節度支度經略等使，治西州。見方鎮  
表。舊唐書地理志云：「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  
闐，疎勒四國，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唐會要云：  
「磧西節度使，其統有安西，疎勒，于闐，焉耆爲四鎮經略使，  
又有伊吾瀚海二軍，西州鎮守使屬焉。」開元十五年，分伊西北  
庭置二節度，十九年合伊西北庭二節度爲安西四鎮北庭經略節度  
使。

伊吾軍本昆吾國也，置在伊州，景龍四年五月置。

按舊書地理志：「伊吾軍開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未  
詳。

天山軍置在西州，漢車師前王故國，地形高敞，改名高  
昌，貞觀十四年置。

按舊書西戎傳：「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戊巳校尉之  
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其王麴伯雅，卽後魏時高昌王嘉之  
六世孫也。武德二年伯雅死，子文泰嗣。貞觀四年，文泰來朝，  
及將歸蕃，賜遺甚厚。時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

後獲絕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內屬，文泰又與葉護連結，將擊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書切讓。十三年，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云自爲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萬衆以擊之。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留兵以鎮之。地理志云：「高昌漢車師前王之庭，以其地形高敞，故名高昌。貞觀十四年討平之，以其地爲西州。」則天山軍之置，在平高昌之後，貞觀十四年是也。新唐書地理志謂「天山軍，開元二年置」，非是。

瀚海軍置在北庭都護府，本烏孫王境也，貞觀十四年置庭州，文明元年廢州置焉。長安二年十二月改爲燭龍軍，三年，郭元振奏置瀚海軍。

按舊書地理志：「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西突厥屯兵於浮圖城，與高昌相響應。及高昌平，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內附，乃置庭州，處葉護部落。長安二年，改爲北庭都護府。自永徽至天寶，北庭節度使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新書同。瀚海軍始置，似應在高宗永徽之際，會要云文明元年廢州置軍，未詳。又云：「長安三年，郭元振奏置瀚海軍」。非是。上元時，北庭陷入吐蕃，至開元中始收復，通典州郡云：「瀚海軍在北庭都護府城內，開元中置」。舊書地理志亦云：「開元中蓋嘉運置，在北庭都護府內」是也。

范陽節度使，先天二年二月甄道一除幽州節度經略鎮守

使，至開元十五年十二月，除李尙隱，又帶河北支度營田使。二十七年十二月除李適之，又加河北海運使。天寶元年十月除裴寬爲范陽節度使，經略河北支度營田河北海運使，已後遂爲定額。

按舊書地理志：「范陽節度使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范陽節度使治理幽州」。新書方鎮表云：「開元元年，幽州置防禦大使。二年，置幽州節度諸軍州管內經略鎮守大使，治幽州，領州六，幽，易，平，檀，滹，燕」。通鑑玄宗紀云：「開元二年，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幽州節度使，當在玄宗開元二年始置也。方鎮表云：「開元八年，幽州節度兼本軍州經略大使，並節度河北諸軍大使。十五年，兼河北支度營田使。二十年，兼河北採訪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恒，定，邢，德，博，隸，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二十七年，幽州節度增領河北海運使。二十九年，副使領平盧軍節度，治順化州。天寶元年，更幽州節度使爲范陽節度使，增領歸德，歸順二郡」。其後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祿山反，范陽不復歸朝廷，至肅宗寶應元年史思明將李懷仙降，范陽節度使復爲幽州節度使，而所領州郡，大減於前矣。

經略軍置在范陽城內，延載元年置。

按通典州郡云：「在范陽郡城內，天冊萬歲元年置」。

漁陽軍在幽州北盧龍古塞，開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改爲



靜塞軍。

按通典云：『漁陽軍在漁陽郡城內』。舊書地理志云：『在薊州城內』。新書地理志云：『薊州靜塞軍，本障塞軍，開元十九年更名』。然則漁陽軍又名障塞軍也。

清夷軍，垂拱二年媯州刺史鄭崇古奏置。

按通典：『清夷軍在媯州郡城內，垂拱中，刺史鄭崇古置』。

威武軍大足元年置在檀州，開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爲威武軍。

按通典：『威武軍在密雲郡城內，萬歲通天二年置』。新書地理志云：『檀州威武軍，萬歲通天元年置』。會要云大足元年置，恐誤。又『開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爲威武軍』，恐有關文，豈威武軍改爲威武軍耶？

北平軍，在定州西三里。

按通典云：『北平軍在博陵郡西，開元中置』。舊書地理志云：『開元十四年，於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定州當爲北平軍，開元十四年置也。

恒陽軍，恒州郭下。

按通鑑玄宗紀：『先天元年（即睿宗太極元年，八月，玄宗即位。）八月於恒，定州境置恒陽軍』。舊書玄宗本紀：『開元十四年，於恒，定，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恒州所置當即恒陽軍也，據通鑑則恒陽軍玄宗初即位時即置，不應與北平高陽等軍並開元十四年始置也。通典云：『恒陽軍在常山城』。

東』，常山郡即恒州，與會要『在恒州郭下』同，而通鑑云在『恒定州境』，或恒陽軍先天元年八月始置在恒，定州境，開元十四年四月自恒，定州境移至恒州郭下與？

高陽軍，本瀛州，開元二十年移在易州。

按瀛州有高陽縣，或即高陽軍故地。舊書地理志云：『在易州城內』，著其移治也。玄宗紀：『開元十四年，於定，恒，易，莫，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高陽軍置於開元十四年也。

唐興軍，在莫州。

按舊書地理志云：『唐興軍在漢州城內』，誤。與北平高陽同置於開元十四年。

橫海軍，在滄州。並開元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置，各以刺史爲使。

按新書地理志云：『滄州橫海軍，開元十四年置，天寶後廢，大曆元年復置』。舊書玄宗本紀：『開元十四年，於定，恒，易，莫，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滄州橫海軍，開元十四年始置，安史之亂，軍廢。舊書程日華傳云：『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毅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喉。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爲使，建中三年也』。新書方鎮表亦云：『建中三年，置橫海軍節度使，治滄州，領滄景』。

二州。是橫海軍以天寶亂廢，至德宗建中三年程日華歸順復置，新書地理志謂大曆元年復置，非也。又橫野軍始置，新書方鎮表誤在開元十三年。

通典：「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其責在掌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桑，教諭五教。至德以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益重，諸州始各有兵鎮者，刺史皆加團練使，且每受節度之號，與唐初都督兼刺史而不檢校州事，刺史持節而不統軍戎者異矣。」

懷柔軍在蔚州界，先天元年八月八日置。

按通鑑：「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僞蔚州境置懷柔軍」，即此。通鑑「柔懷」二字誤倒。

鎮安軍貞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燕郡守捉置。

按新書地理志云：「營州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爲軍。」

懷遠軍在故遼城，天寶二年二月，安祿山奏置。

按安東都護府天寶二年移置遼西，故遼城也。新書地理志云：「安東都護府有懷遠軍，天寶二載置。」

平盧軍節度使，開元七年閏七月，張敬忠除平盧軍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八年四月除許欽琰，又帶管內諸軍諸蕃及支度營田等使。二十八年二月除王斛斯，又加押兩蕃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處置使，遂爲定額。

按通鑑：「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八月，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是時平盧節度以幽州副使領之。又云：「玄宗天寶元年春正月，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方鎮表云：「天寶二年平盧軍節度使治遼西故城」。平盧軍置在開元初，升爲節度而統於幽州，至天寶元年別置平盧節度使，始有節度之號。會要云云誤也。舊書本紀云：「開元二十九年，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平盧軍節度副使」；亦誤。舊書地理志：「平盧軍節度使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胡三省通鑑注云：「平盧治營州，有州十二，曰鄆，曹，濮，登，青，淄，齊，萊，兗，海，沂，密；至憲宗元和間分爲三道」。方鎮表：「開元七年升平盧軍爲平盧軍節度，領安東（東）都護及營，遼，燕，三州」。營州爲其所在，而遼燕二州迄於天寶，未見罷省，合此二州，所領總州十五也。

平盧軍在柳城，本古遼西之地。

按柳城漢縣，清一統志謂：「故城卽後魏及唐之營州，遼之興中府，今熱河朝陽縣」。按後漢書地理志注云：「故城在今營州南」。則唐之營州治非漢之柳城矣。又李兆洛謂在永平府境，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云：「今昌黎西五十里靜安社爲古柳城」。今河北昌黎縣西南，卽平盧軍之所在也。新書地理志云：「營州平盧軍，開元初置」。方鎮表云：「開元五年，營州置平盧軍使」。通鑑玄宗紀：「開元五年二月，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制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營州陷沒，至是乃復，故置軍以鎮之。又新書地理志：「平州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未詳。

盧龍軍置在北平郡，古孤竹國，天寶二年置。

按新書地理志：『平州有盧龍軍，天寶一載置』。平盧軍節度使置於天寶元年，統平盧盧龍二軍，盧龍軍似應置於天寶一載也。又按史記索隱『孤竹君，商湯所封』。爾雅釋地云：『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孤竹在北』。今河北盧龍縣南有孤竹城，水經注云：『元水西逕孤竹故城北，孤竹國也』，即此。

劍南節度使，開元五年二月，齊景胄除劍南節度使，支度營田兼姚雋等州處置兵馬使，因此始有節度之號。至八年除李潛，始下兼兵馬使，二十七年章仇兼瓊又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其後或兼或不兼無定制。至上元二年二月，分爲兩川，廣德二年正月，合爲一道，大曆二年正月二十日又分爲兩川，至今不改。貞元十一年九月，韋皋爲節度，就加統攝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

按舊書地理志：『劍南節度使，西抗吐番，南撫蠻獠，統團結營及松，維，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馬，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等六軍鎮』。新書方鎮表云：『開元二年以益州長史領劍南道支度營田松，當，姚，嶺州防禦處置兵馬經略使。七年，升劍南支度營田處置兵馬經略使爲節度使，兼昆明軍使，治益州，領益，彭，蜀，漢，眉，綿，梓，遂，邛，劍，榮，陵，嘉，普，資，瀘，黎，戎，維，茂，簡，

龍，雅，瀘，合二十五州』。通鑑與表同。其云節度之年，與會要略異。又云：『二十二年，劍南節度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號山劍西道。增領文扶姚三州。天寶八載增領保寧都護府。至德二年更劍南節度號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增領果州，罷領梓，遂，綿，劍，龍，閬，普，陵，瀘，資，簡十二州。置劍南東川節度使，治梓州，領梓，遂，綿，劍，龍，閬，普，陵，瀘，榮，資，簡十二州』。按閬州即天寶八年增領保寧都護府。分劍南爲兩川，會要云：『上元二年，表在至德二年，攷通鑑：『肅宗至德二年分劍南爲東西兩川節度』。新書裴冕傳：『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太子即位，拜尚書左僕射，兩京平，封翼國公，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高適傳：『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散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諫，帝不納』。肅宗至德二年，收復兩京，上皇東還，據此則分劍南爲東西兩川節度，應以肅宗至德二年爲是。又方鎮表：『廣德二年，廢東川節度使，以所管十五州隸西川。大曆元年，復置東川節度使，領州如故』。

天保軍置在恭州東南九十里，開元二十九年置。

按舊書地理志：『天寶軍在恭州東南九十里』。通典云：『平戎城東八十里，在維川郡東，開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瓊開置』。通典誤。

洪源軍置在黎州，漢黎郡也。開元三年置軍。

按通典云：『開元三年陸象先置』。

昆明軍置在雋州，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置。



按通志云：『昆明軍在越嶲郡南，開元中移置』。新書方鎮表云：『開元七年，升劍南支度營田處置兵馬經略使爲節度使，兼昆明軍使』。是昆明軍之置，至遲不過開元七年，會要云『十七年』，疑『十』字衍。

嶺南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已前但稱五府經略，自此遂爲定額。又云杜佑授嶺南節度使，德宗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忘，舊日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蓋一時之誤，其後遂不帶五管經略名目。至咸通三年五月，分爲兩節度，以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嶺南西道。

按新書方鎮表云：『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討擊使爲嶺南節度使，領廣，韶，循，潮，康，瀾，端，新，封，春，勤，羅，潘，高，恩，雷，崖，瓊，儋，萬安，滕二十二州，治廣州。咸通三年，分嶺南節度爲東西道，改嶺南節度爲嶺南東道節度，升邕管經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通鑑肅宗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嶺南節度置在李德元載，會要云二年誤。五府，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廣州也。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爲巡屬，通鑑卷二百四十一胡三省注引劉昫：『廣州管韶，潘，岡，賀，端，新，康，封，瀾，恩，春，高，藤，義，慶，勤等州』。舊書地理志云：『嶺南五府經略使綏靜夷獫，統經略清海二軍，

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亦僅四經略使，而無廣州。考舊書宋璟傳：『璟坐事出爲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肅宗本紀『以濠州刺史張方爲廣州都督，五府節度使』。是嶺南節度常兼五府經略使之名。

清海軍，天寶元年置在恩州。

按通典：『清海軍在恩平郡城內』。

柔遠軍，貞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置。

未詳。

淮南，河南，江東道，乾元元年三月六日置節度使。

按新書方鎮表云：『至德元年，置淮南節度使，治揚州，領揚，楚，壽，和，壽，廬，舒，光，廣，漸，安，申，泗十二州』。舊書高適傳：『至德二年，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要云淮南節度使置於乾元元年誤，應從表作至德二年。河南節度使會要謂乾元元年置，亦誤。攷方鎮表云：『至德元年，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領郡十三，陳留，睢陽，靈昌，淮陽，汝陰，譙，濟陰，濮陽，淄川，琅邪，彭城，臨淮，東海』。通鑑肅宗紀：『至德元年二月，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吳馬使。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又云：『至德元載正月丁巳，魯吳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垆薦夷陵太守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爲太僕卿，以巨爲陳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是河南至德元年已置節度也。江東道，浙江東道也。通鑑肅宗紀：『乾元元年十二

月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方鎮表云：「治越州，領州八，越、睦、衢、台、明、處、溫、婺。」大曆中廢。

鎮州節度使，大曆十四年四月，名其軍曰成德，至天祐二年九月改爲武順。

按鎮州卽恒州，舊書地理志云：「鎮州，秦東垣縣，漢高改名真定，置常山郡。周隋改爲恒州。武德元年陷，建德，四年賊平，徙治真定。天寶元年改爲常山郡，乾元元年復爲恒州，興元元年，升爲都督府，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會要云鎮州節度使未詳。攷通鑑肅宗紀：「寶應元年十一月，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易、定五州。」舊書代宗本紀：「肅宗寶應元年十月，僞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趙、定、深、恒、易五州歸順，以忠志充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新書李寶臣傳亦云：「史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挈恒、趙、深、易、定五州以獻，朝義平，擢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卽拜節度使。」以是，成德軍置於肅宗寶應元年，會要誤也。

汴宋穎毫節度使，建中二年二月二日名其軍曰宣武。

按方鎮表云：「建中二年置宋毫穎節度使，治宋州。賜號宣武軍。」時汴滑節度使尙存，表於宣武無汴州是也。會要「汴」字衍。又舊書德宗本紀宋毫穎節度在建中元年。

浙江節度使，建中二年六月，浙江東西節度使，尋改爲鎮海軍，以團練爲節度，從理潤州。元和五年十一月，

團練使奏丹陽軍北，因置節度，改爲鎮海，今詩依前置鎮海軍，從之。

按新書方鎮表云：「元和二年，升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爲鎮海軍節度使。四年，廢浙江西道節度使，復置觀察使，領鎮海軍使。」舊書李錡傳：「德宗於潤州置鎮海軍節度使。」表云元和，傳與會要並言德宗皆非。攷通鑑肅宗紀：「永貞元年三月，以浙江西道觀察使李錡爲鎮海軍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考異引實錄曰：「永貞元年八月詔曰：『頃年江淮租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君臨之初，務從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此則解李錡鹽鐵使詔。先是浙江西道兼鹽鐵轉運使，及除李錡，升觀察爲節度使，遂罷之。是則鎮海軍節度置在永貞元年，會要與表傳俱誤。會要此文，不可卒讀，當有脫落。」

滑州節度使，貞元元年五月，罷滑州永平軍，其年四月，名其軍曰義成。

按舊書德宗本紀：「建中二年三月，詔分汴，宋，滑爲三節度。」滑州卽永平軍也。又云：「貞元元年三月，改滑州永平軍名曰義成軍。」通鑑，永平軍代宗大曆七年置。

淮西節度使，貞元二年二月改淮西節度爲淮寧軍。

按舊書德宗本紀：「建中元年九月，以淮西節度爲淮寧軍。」新書方鎮表：「大曆十四年（代宗五月崩，德宗卽位）淮西節度使賜號淮寧軍節度，尋更號申光蔡節度。」舊書李希烈傳：「德宗卽位後月餘，加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又改淮西節度淮寧軍以寵之。」淮西節度使改名淮寧軍，自應在德宗

建中元年，會要謂貞元二年非。

申光蔡等道節度使，貞元十四年正月，名其軍曰彰義。

按申光蔡節度即淮寧軍節度，建中元年淮寧軍更號申光蔡節度使。

易定節度使，貞元十五年三月，滿城縣置永清軍，建中三年五月，名其軍曰義武。

按易定名義武，舊書德宗本紀同會要，新書地理志誤在建中四年。又新書地理志云：『易州滿城永清軍，貞元十五年置。』

安黃節度使，貞元十九年二月，名其軍曰奉義。

按通鑑德宗紀：『貞元十九年春三月，名安黃軍曰奉義軍。』方鎮表云：『貞元十五年置安黃節度使，治安州。二十年賜號奉義軍。元和元年武昌軍節度增領安黃二州。罷奉義軍節度使。』安黃賜號奉義，應從會要作十九年。

陳許節度使，貞元二十年四月，名其軍曰忠武。

按方鎮表云：『貞元二十年置陳許節度使，治許州。十年，賜號忠武軍。』舊書德宗本紀賜名忠武軍在二十年，疑表誤。通鑑昭宗紀云：『天復元年以韓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忠武本治許州，是時天子西幸，韓建自許徙陳，故理陳州。

徐州節度使，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名其軍曰武寧，咸通四年降為支郡，隸兗州，至十一年十一月改為感化軍。

按方鎮表：『貞元四年置徐、泗、濠三州節度使，治徐州。永貞元年賜號武寧軍。』通鑑憲宗紀亦云：『永貞元年，徐州軍改

稱武寧軍，以張偁為節度使。徐泗濠節度，即會要徐州節度使也。永貞元年即德宗貞元二十一年，表不誤。又云：『咸通三年，罷武寧節度使。十年，置徐泗節度使。十一年賜號感化軍。』舊書懿宗本紀咸通九年崔曾已稱節度，則節度之置，疑不始於十年。又通鑑昭宗紀：『乾寧四年朱全忠表罷師古為武寧留後。』昭宗時感化復名武寧也。

劍南節度使，元和二年二月，改天威軍名曰天征軍。

按新書地理志：『劍南道天征軍，乾元二年置，元和三年更名。』

荆南節度使，元和六年八月，勅制荆南是賦稅之地，與關右諸鎮及河南河北有重兵處體例不同，節度使之外，不合更置軍額。因循已久，煩弊實深。嚴綬所請停永安軍額，宜依其合收錢米，委嚴綬於當府州縣蠲除，不支濟人戶均減訖聞奏。

按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贖，名曰留使留州。厚斂自私，而輸其有限。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裴均為相，又令諸道觀察節度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於是聚斂不息，人民疲瘵。天下兵戎，皆仰給於縣官，縣官則剝下媚上，百姓難乎其阜蕃矣。憲宗急於用兵，養民之政，不得不重也；而以積習難反，終無所用。

天平軍節度使，元和十四年三月平李師道，以所管十二



州分三節度；馬總為天平軍節度，王遂為交海沂密節度，薛戎為平盧軍節度，仍加押新羅渤海兩蕃使，仍舊為平盧軍賜兩蕃使印一面。

按通鑑憲宗紀：『元和十四年，淄青等十二州平，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戎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方鎮表云：『鄆，曹，濮，節度使賜號天平軍在十五年，舊馬總傳同。』

河陽節度使，會昌四年十月平劉禎，以河陽三城鎮遏使為孟州，號河陽軍額擇二州隸焉。

按舊書地理志云：『孟州本河南府之河南縣，本屬懷州。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太尉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陽，及雍王平賊，留觀軍容使魚朝恩守河陽，乃以河南府之河，濟，清，濟源，溫四縣租稅入河陽三城使，河南尹但總領其縣額。會昌三年九月，中書門下奏河陽五縣自艱難已來，割屬河陽三城使，其租稅色役，盡歸河陽，河南尹但總管名額而已，使歸一統，便為定制，昇為孟州。』新書地理志：『孟州有河陽軍，建中四年置。孟州置在會昌三四年，同時置軍，豈能早在德宗時，恐誤。又會要『號河陽軍額擇二州隸焉』。此文有誤，唐無額州。『擇』字應作『澤』，地理志謂會昌四年割澤州隸河陽也。『二』字疑衍。

歸義軍節度，大中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餘年，至是悉獲故地，乃以沙州為歸義軍，授義潮節度使。

按舊書地理志：『上元年後，河西隴右州郡陷悉吐蕃，大中咸通之間，隴右遺黎始以地圖歸國，析置節度，秦州節度使，涼州節度使，瓜州節度使。』新書方鎮表云：『大中五年置歸義軍節度使，治沙州，領沙，甘，瓜，肅，鄯，伊，西，河，蘭，岷，廓十一州。』  
戎昭軍節度使，天祐二年九月，以金州置軍額，三年四月，復以為州。

按新書方鎮表云：『天祐三年更昭信軍為戎昭軍，又改為武定軍。三年，廢武定軍節度使。』金州先有昭信軍防禦使，光化二年升防禦為節度，天祐二年昭信軍節度更名戎昭軍，非特以金州置軍額也。

義昌軍節度使，太和五年正月，以滄，景，德州號義昌軍。

按義昌軍節度使之名，舊本紀通鑑同會要，在太和五年，方鎮表在太和三年，恐誤。

山南東道節度使，乾元元年置節度，元和十年十月，分為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等州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鄆等州節度使。景雲二年正月

二十九日勅諸節度除緣兵馬外，不得別理百姓訴訟事。  
元和六年十月詔曰：『朕於百執事羣有司，方澄源流以責實效，其諸道都團練使，足修武備，以靜一方，而別置軍額，因加吏祿，亦既虛設，頗爲浮費。思去煩以循本，期省事以便人，潤州鎮海軍，宣州采石軍，越州義勝軍，洪州南昌軍，福州靖海軍等使額並宜停，所收使已下俸料一事，以上各委本道充代，百姓闕額兩稅仍具數聞奏。庶我愛人之心，不至于惜費，立制之意，必在其正名』。

## 附錄

### 唐軍鎮建置考序

唐高祖太宗，以雄材偉略經營天下，降服異類，一統中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五百四十七府以儲兵武，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所部之兵，散諸田野，三時耕稼，一時治武，人人自愛不爲亂，亦使之不可亂耳。故自貞觀迄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嘗有篡逆也。開元之末，罷諸府兵，以天下疆力，敷功四夷，於是邊兵數作，方鎮

按方鎮表：『至德二載，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治襄州，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至德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尙未置，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是上元二年爲淮西襄陽節度使』。是時仍名襄陽，未置山南東道。又來瑄傳：『瑄敗於葉縣，退守南陽，乃以瑄爲南陽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南東道節度防禦處置等使』。置山南東道節度使，乃乾元以後事，方鎮表誤，會要云乾元元年亦未是。以來瑄傳言瑄事證之，則當在上元二年。新書地理志謂采石軍，乾元二年置；義勝軍，寶應元年置；南昌軍，乾元二年置。福州靖海軍，新志作寧海軍，云至德二載置，元和六年廢。

二十五年二月稿於馬大人胡同寄廬。

之變以起。內而牛李之禍，外而安史之亂，致朝廷尾大中乾，成燕偏重，終唐之世，河朔不復。蓋以頡頑者各專其地以自世，因於利害以自謀，故其和也則連橫以叛上，其分也則角力而相併，天下掀然，根萌熾矣。雖中世以後，收功弭亂，或恃鎮兵，而其亡也，亦實以此；吾人思古以鑒今，能勿惕然，蓋今日旄旄之局勢，實未嘗稍遜於唐也。

唐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兵，凡上鎮二十，中鎮九

十，下鎮百三十有五。其軍城鎮守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又曰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之名官。唐會要云：

景雲二年四月，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

考通鑑睿宗紀：

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略大使薛納為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之名自納始。

唐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鎮，則在鎮知節度者為副大使，其異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則大使即節度之名，節度之稱，始薛納不始賀拔延嗣也。自此洎乎開元天寶之間，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邊緣之地，凡八節度。唐六典云：

天下之節度有八，曰關中朔方節度使，曰河東節度使，曰河北幽州節度使，曰河西節度使，曰隴右節度使，曰劍南節度使，曰嶺西節度使，曰嶺南節度使。

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以後，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若諸州郡在節度使內者，皆節度之。舊唐書

地理志：

至德之後，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類，或易以觀察之號。東都畿汝州防禦觀察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宣武軍節度使，義成軍節度使，忠武軍節度使，天平軍節度使，兗海節度使，武寧軍節度使，平盧軍節度使，陝州節度使，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同州防禦長春宮使，鳳翔節度使，邠寧節度使，涇原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中節度使，昭儀軍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大同軍防禦使，魏博節度使，義昌軍節度使，義武軍節度使，成德軍節度使，幽州節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使，東川節度使，武昌軍節度使，淮南節度使，浙江西道節度使，浙江東道節度使，福建觀察使，宣州觀察使，江南西道觀察使，黔中觀察使，嶺南東道節度使，嶺南西道桂管經略觀察使，邕管經略使，容管經略使，安南都護節度使。大中咸通之間，隴右歸國，又析置秦州節度使，涼州節度使，瓜州節度使。

此蓋據唐中葉言之。其後節度觀察，屢有增減，或多賜軍號，而防禦守捉亦改稱節度使。三合為一，一析為三，或分或併，弗可備詳矣。

歐陽修踵舊史而為新書，發揮幽昧，補輯闕亡，克稱良史。於方鎮特為立表，意厥美矣，而僅及方鎮，不載諸軍，且於方鎮之興廢治地，又多譌誤，殊難以為治史地者之依據。如云：

建中二年，置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東都畿觀察使兼領之。



考舊書地理志：

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太尉李光弼守河陽，及雍王平賊，留觀軍容使魚朝恩守河陽。

魚朝恩傳云：

大曆五年，詔罷朝恩觀軍容使，朝恩還第自經。

魚朝恩之死在大曆五年，前此皆屬朝恩總兵，故不置使，至朝恩死而其兵仍留河陽，勢必置使以領之。代宗本紀大曆六年書河陽節度使常休明，是大曆六年河陽置使，以常休明拜之也。方鎮表謂建中二年始置河陽三城節度使，與朝恩之死相差已十載，非是；蓋建中二年河陽節度兼領於東都畿，非其始建也。又如鎮海軍節度使，方鎮表云：

元和二年，升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爲鎮海軍節度使。四年，廢浙江西道節度使，復置觀察使，領鎮海軍使。

通鑑順宗紀：

永貞元年三月，以浙江西道觀察使李錡爲鎮海軍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

舊書李錡傳：

德宗於潤州置鎮海軍節度使。

均不言元和事。通鑑考異引實錄云：

永貞元年八月詔曰：頃年江淮租稅，委在薄服，使其平均，太上君臨之初，務從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

此即解李錡鹽鐵使詔。其先浙江西道兼鹽鐵轉運使，及升節度使遂罷之，是則鎮海軍節度使之置，當在永貞元年，表云元和，傳云德宗皆非也。又表謂元和四年廢浙江西道節度使復置觀察使，亦誤。按舊書本紀元和三年二月，以韓臯爲浙江西道觀察使，是時已稱觀察使，則節度之廢，當在李錡既誅，韓臯未拜之時，元和二三年間，非四年事也。若此之類，比比皆是。又有新表不誤，而紀傳差異者，舊書敬宗本紀：

寶曆元年，於鄂州特置武昌軍額，龍僧孺也。

牛僧孺傳：

敬宗立，進封章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又通鑑亦云：

寶曆元年正月，升鄂岳爲武昌軍，以牛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軍節度使。

俱謂武昌軍寶曆元年始置。按舊書憲宗本紀元和三年二月書：以武昌軍節度使韓臯爲鎮海軍節度使。方鎮表云：

元和元年升鄆岳觀察使爲武昌軍五年罷武昌軍置鄆岳觀察使。據此則武昌軍節度之置已久，實應元年，牛僧孺以故相蒞鎮，復置軍額以寵異之。史文簡質，抵牾難免，不特此而然也。

茲篇所考，以新書方鎮表爲綱，復據新舊唐書紀傳，通鑑諸書旁通參訂。表所不詳，補以備之，疑

未能明，姑付闕如。要皆各得其實，非敢遽自臆斷也。於此則有唐藩鎮之割據，軍使之建置，瞭然在紙，綱舉目張，讀史者庶可弗勞鈎稽焉。猶恨庸學淺識，搜研不精，塵掃復生，未敢保其盡善，倘大雅宏達，匡其疎陋，則誠幸矣。

二四，八，十五。

### 河北月刊

第四卷 第三期  
廿五年三月出版

- (政令) 祀孔特誌
- (論說) 孔學之淺測
- (報告) 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議案及審查決議情形
- (專著) 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紀事
- (專著) 農村經濟

- (附錄) 考察贛粵桂政治報告書
- (紀錄) 本府委員會二月份會議紀要
- (文藝) 陶樹說
- (文藝) 稟痕錄
- (文藝) 說命相

- (法規) 河北省委任職公務員資格審查委員會紀詳
- (政聞) 登庸版本省檢定及格縣長名錄
- (實業) 農作物栽培法
- (風土志) 民俗學與神馬
- (法規) 說保陽年俗

社址 保定河北省政府內

## 重要地方地質土壤圖說出版廣告

- 江蘇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四幅五分
- 張家口地質誌 內附地形及地質圖各一幅全書一冊定價七元五角
- 秦嶺及四川地質誌 附圖十九幅內有一百萬分一秦嶺地質圖全幅書一冊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十二元
- 綏遠察哈爾地質誌 附圖八幅縮尺二十五萬分一書一冊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六元
- 揚子江流域地文發育史 附地文圖二十餘幅定價二元
- 揚子江下游鐵礦誌 此附自地質照片頗多於各礦地地質敘述詳定價六元
- 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土壤報告 附百萬分一及二百五十萬分一土壤圖各一幅照片多幅定價二元五角
- 陝西渭河流域土壤調查報告 附三十萬分一土壤圖一幅定價一元五角

- 廣東省中部土壤報告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全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 江蘇句容土壤報告 內附十萬分一土壤詳圖對於各種土壤記載甚爲詳悉定價一元五角
- 江蘇東部鹽漬土壤約測 內附五十萬分一土壤詳圖定價一元五角
- 山西土壤概述 附土壤概圖一幅及照片二十幅定價一元五角
- 中國百萬之一地質圖及說明書 已出北京濟南南開南京開封太原榆林幅三種每幅四元五角
- 中國模型地圖(石膏製) 縮尺七百五十萬分之一定價每具二十元運費在外
- 中國地形圖 縮尺七百五十萬分之一定價自取一元郵寄一元三角縮尺一千萬分之一定價自取一元三角縮尺二千萬分之一定價自取一元三角
- 地影 各種地影圖投影之原理公式及用法圖七十一幅定價三元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其餘尚有實用叢刊及新生代研究室關於周口店猿人之研究報告多種書目及價格表函索即寄

# 河南葉縣之長沮桀溺古蹟辨

趙貞信

顧頡剛先生云：

上月徐旭生先生同我談起，河南葉縣舊縣之南，澧水之旁，有一塊碑，刻『子路問津處』五字，這當然是從論語微子篇中鈔來的。但論語中沒有指定子路問津之處在哪裏，想來只爲這一章在『楚狂接輿』之後，便定爲楚地，而葉縣屬楚，因揣想孔子曾到此問路而已。走過幾步，又是一塊碑，上面刻『長沮桀溺耦而耕處』，問津與耦耕本在一地，問津之地既定了，耦耕之地當然不成問題了。想不到再走幾步，有一個土墩，前面豎着一塊碑，却是『長沮桀溺之墓』！你想，長沮和桀溺並非夫妻，何能合葬在一個墓裏！他們讀了古書造古蹟，竟造出笑話來了！（禹貢第四卷第六期通訊）

謹案：葉縣之所以有此古蹟，非鈔自論語微子篇及因其在楚狂接輿章之後而定爲楚地，揣想孔子曾到葉縣問津；其根據蓋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世家云：

明年（魯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

云『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

焉』。則問津之地究在葉還是在蔡實不可知。故胡寅云：

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

閻若璩云：

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並困學紀聞卷二十注，胡寅語當出論語詳說。）

此古蹟由來已久，水經注及史記正義並載之：

故地理志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水經瀘水注）

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史記孔子世家正義）

此故事論語雖載於楚狂接輿章之後，孔子世家却先記此事於自葉反蔡之時，後記『楚狂接輿』事於孔子至楚之後。故崔述云：

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時代先後爲序，則此三章（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耦而耕，子路從而後）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洙泗考信錄卷三）

崔氏之意以爲應按論語之次，朱子集註於楚狂接輿章下註『夫子時將適楚』，於長沮桀溺章下註『時孔子自楚



反乎蔡，即不從世家之次。然閻若璩不謂然：

集注「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按史記世家之文，孔子在楚國都中事也。……下章集註自楚反蔡，問津長沮，意若以事續於上章者，不知亦非。（四書釋地續）

論語集解及皇侃邢昺疏並不言沮溺為何處人。朱子

集注注「時孔子自楚反乎蔡」，當屬據世家而言。元胡

炳文之四書通引吳氏之說云：

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

此大概為自來讀論語之人之一般觀感。宋王應麟亦云：

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蓑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者於楚國。聖人晚年嘗存於楚，有以也。（困學紀聞卷二十自注）

由此言之，楚人似已無疑。但「長沮」「桀溺」為二人

之名乎？抑一則姓長名沮，一則姓桀名溺乎？何晏集解

朱子集註及皇邢疏均未言及。四書通引馮氏云：

「沮」，沮如也；「溺」，淖溺也。「長」謂久；「桀」謂健。觀二人命名之義，其志於僻世久矣。

則以此為二人自命之名。金履祥集註考證則云：

「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以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荷蓑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如，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

四書本義匯參引說統云：

孔子與子路方奔走窮途，迷其津處，偶見耕者，就而問之，初何知其為隱士也者。而或謂欲挽二人相與濟世，固不免附會。第計其時津且不告，何欲（疑是「從」字）得其姓名而書之！先儒謂「沮」者止而不出，「溺」者洗而不返，豈述魯論者欲記其事而特加其名者耶？

引條辨云：

合上章觀之，迎車者之名即從車（指接輿），近水者之名即從水，皆記者以意名之，或亦想當然爾。

李塉亦云：

「長沮」以沮而不出為長也；「桀溺」以沉而不返為傑也。疑記者不知其姓名而加之也。（論語傳註卷下）

江聲亦云：

二人姓名亦不著。目之為「長」為「桀」者，豈一則頎然而長，一則出言桀黠與？「沮」「溺」則皆水名，何以稱焉也？沮水在楚地，或其家近焉；而傾蓋之頃未必知也。溺水則自張掖關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信案：此說文水部「溺」字下語）者，於此無涉，何所取焉？（論語賅實卷下）

俞樾亦云：

莊列之書多寓名，讀者以為悠謬之談，不可為典要；不知古立言者自有此體也。雖論語亦有之，「長沮」「桀溺」是也。夫二子者問津且不告，豈復以姓名通於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問答，故為假設之名以別之。曰「沮」曰「溺」，惜其沉淪而不返也。「桀」之言傑然也。「長」與「桀」，指目其狀也。以為二人之

眞姓名則泥矣。(古書疑義舉例卷三)

依彼等所云，則皆不以『長沮』『桀溺』爲名。

孔子世家云，『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

孔子何以知其爲隱者？殊覺可議。故王充云：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也！(論衡知實篇)

此已疑孔子世家之言不合理。

朱子集註云，『時孔子自楚反乎蔡』，孔子世家云，『去葉反乎蔡』，二說不同。吳昌宗爲之注云：

按，是孔子尚未至楚國都，乃自楚邊邑反乎蔡也。(四書經注集證卷九)

此即指明葉爲楚邊邑，以見二說不衝突之意。周柄中更進一步，云：

汪武曹曰：『史記「孔子自葉反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是時孔子尚未至楚國都，集注所謂「自楚反乎蔡」者，自楚之邊邑反乎蔡也。』愚按，此說固然，又須知『反乎蔡』者，乃故蔡，非蔡之國都也。蔡于魯哀公六年(信案：當作二年，左傳及史記年表，蔡世家並同)遷于州來，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葉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相去遠矣。故蔡在今河南汝寧府上蔡(蔡叔所封)，新蔡(宋忠云：『蔡叔子胡徙居新蔡』，漢

地理志：『胡後十八世平侯徙新蔡』。信案：尙書蔡仲之命正義引杜預云：『平侯徙新蔡』，與漢志合。管蔡世家集解引宋衷曰：『胡徙居新蔡』，不足據。蔡叔在上蔡，胡亦當在上蔡，觀蔡世家『復封胡子蔡』之語可知。僞孔傳圻內淮汝之別亦無據，二縣與葉相近。孔子自蔡如葉，去葉反蔡，皆故蔡，非州來也。(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一)

如此不但使我知『自楚』之即『自葉』，更知『反蔡』之爲反近楚之故蔡，非遠楚之州來。

孔子世家于孔子自葉反蔡之後，接叙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孔子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爲令尹子西所沮，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記孔子至楚之事歷歷如畫，似乎毫無疑問。不幸朱子不信，云：

是時陳蔡臣服於楚(信案：云蔡是時臣服於楚，誤。吳昌宗引左傳哀公元年『楚子圍蔡』事相證，強，不足辨)，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又云：

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並論語序說)

又云：

昭王之招無此事，鄭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史記志疑引朱子語錄)

全祖望亦云：

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王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即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入楚乎！……孔安國注以爲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經史問答）

史記志疑引司馬氏史刻云：

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其言豈容鄙淺如是哉！余合考之，知孔子未嘗入楚，但至葉耳。而子西未嘗沮孔子，昭王未嘗迎孔子欲封之，并未嘗聘孔子。夫昭王軍于城父，方師旅不遠，何暇脩禮賢之事！子西即嫉媚，何不沮于徵聘之時，而乃沮于議封之日！益足見此段之全虛矣！

經此考辨，孔子無至楚之事已昭然大明（崔述亦有辨，與前引諸說相近，文長從略）。惟史遷何以將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輿章本在長沮桀溺章之前者，乃必移後記於孔子在楚之時則未辨及。余以爲此不惟因章首之一「楚」字，其根

據蓋在莊子人間世。人間世云：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此殆爲史遷不得不移後記於在楚之時之故。

孔子未至楚信矣，史刻謂「孔子未嘗入楚，但至葉耳」，則孔子遇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等當均在葉，葉縣不但應有沮溺之古蹟，且應增一「楚狂接輿歌處」之古蹟矣（葉本楚境，水經濰水注及御覽卷四十三均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曰，孔子不但未入楚，亦未至葉。崔述云：

余按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亂，葉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葉公兼攝令尹司馬，國寧乃老於葉，則是孔子在陳之時，葉公在蔡不在葉也。蔡既遷於州來，去陳益遠，來往當由楚境，孔子未必遠涉其地！而論語孟子春秋傳中亦俱無孔子與蔡之君大夫相與周旋問答之事，則是孔子所謂「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本楚卿貳，與聞國政，不當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鎮之。而孔子適在陳蔡之間，因得相與周旋。及其請老，乃歸於葉。史記但見論語孟子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誤以爲州來之蔡；又因葉公有「問政」之問孔子於子路之事，遂別出「自蔡如葉」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誤分一事爲兩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葉公之問於在蔡之時，而無孔子如州來及葉之事。（洙泗考信錄卷



史記孔子世家不但記孔子入楚之事不可信，即至葉之事亦不可信。而其誤記孔子至葉之由，則因見論語載有孔子與葉公問答之事，遂以為孔子曾經至葉，不知葉公其時乃在蔡也。如使造沮溺古蹟之人知此，將不勝深自憐笑：憐者憐其愚，笑者笑其妄。然猶足以自慰者，曰，史記誠不足信矣，孔子果未至葉矣；雖然，此二人，賢者也，論語既載有與子路問答之事，而不明言其處，姑為存一形迹於葉，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所謂『水無乎不在』，史記封禪書所謂葬黃帝之衣冠之意，以與後人之仰慕，其亦較無為勝之舉歟？曰，否！不惟史記不可信，即史記所根據之論語亦不可信也。崔述云：

余按此三章（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耦而耕，子路從而後）其文皆似莊子，與論語他篇之言不倫，以長門荷蕢兩章較之可見。而此篇雜記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門人之手者。後兩章末雖載孔子子路之言，然於聖人憂世之深心無所發明。而分『行義』與『行道』為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陽豈得概謂之亂倫乎！恐係後人之所偽託。（洙泗考信錄卷三）

又云：

觀通章之意，皆主避世，與莊子犧牛之喻，抱甕之談略相似，疑皆習楊朱之術者之所託，未必果孔子之事。（全上，初刻本）

梁啟超云：

因為孔子剛死時，那些弟子還沒有想到把聽來的話記出來，只是口說相傳，當然不免各有主觀參加。又剛好道家思潮洶湧，孔門弟子自然受了多少的影響，所以不知不覺的寫成『長沮桀溺耦而耕』一類的文章。這些帶了道家色彩的比較的晚出，快到孟子莊子的時代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六章）

史記本是一凌雜之書，不惟後人之增竄改易異常繁多，即其本身亦自云『疑以傳疑』（三代世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故可信之程度不高自無可言。論語乃一聖經，為孔門惟一寶典，頗若極可信仰；孰知非其本真者亦甚多，而末五篇尤甚。崔述云：

蓋其初各記所聞，篇皆別行，其後齊魯諸儒始輯而合之，其識不無高下之殊，則其所採亦不能無純駁之異者，勢也。今按季氏以下五篇，其文多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似曲禮，或似莊子，或記古今雜事。……然則其采之也雜矣！其作之也晚矣！是以其義或戾於聖人，其事或悖于經傳。……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己，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采書者不知其偽而誤載之也。（洙泗考信錄初刻本）

『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己，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此見至卓！論語中如此者頗多，長沮桀溺章即為戰國時道家者流所偽託。此不惟讀崔氏梁氏之

言已可信，即楚狂接輿章亦見於莊子，而俞樾云：

莊列之書多寓名，讀者以爲悠謬之談，不可爲典要，不知……

雖論語之書亦有之，『長沮桀溺』是也。（古書疑義舉例卷三）

此二者亦足證明其確出於道家也（前人皆以此三章爲楚事，道家思想本盛於楚，有無不可知之老子卽爲楚人，或卽楚地之道家者流所僞也）。讀者尙疑吾言乎？試一閱皇侃論語疏所引諸家之語，即將彌覺吾言可信。

范甯（皇疏作『范升』，馬國翰云，『升』蓋『甯』字之誤）曰：『欲顯之，故使問也』。

江熙曰：『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美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可滯哉！』

沈居士（馬輯作『沈麟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身，聖人宜出以宏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己，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群，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群鳥獸。群鳥獸，避世外，以爲高行，初不爲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宏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名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道易我，自各處其宜也』。

此數人皆六朝人，在六朝尙清談，宗玄言之空氣中，其

註故彌覺貼切，雖未必卽全得作沮溺諸章之人之心，然作沮溺諸章之人之意，其大旨固不外是也。

總上所述：葉縣沮溺古蹟之由來，蓋本於不可信之史記孔子世家，而孔子世家載孔子至葉之說則由於誤讀論語，載問津沮溺之事則由於誤信道家者流所託之僞論語。是沮溺本無其人！孔子本無此事！論語亦初無此文！此一幕熱鬧之事，究其實在，竟是空中樓閣，紙上煙雲。今日猶存而爲徐旭生先生所見之一個土墩，三塊石碑，其價值蓋屬如是而已，真可長歎！

前面曾言楚狂接輿等三章事實之次第，崔述以爲當從論語，與朱子相合；閻若璩主從孔子世家。此雖經師咬文嚼字，尋行數墨之習，然細觀長沮桀溺章，其本身實無明確之地域及時間可揣。謂必蒙上章『楚狂接輿』之『楚』字定爲楚地，因在上章之後其事亦即在後，實無此必然之例。且『楚狂接輿』之『楚』字，但指明接輿之爲楚人，與『魯孔丘』一例，亦不能因此一字即定此事必在楚地。司馬遷有此聰明，故敢移前作後。但仍記此事於葉蔡之間，則尙有楚地之見存。閻若璩亦有

此聰明，故不以司馬氏之移易爲非，而轉議墨守論語者。天下聰明人真多，不意造古蹟之人亦有此聰明，有從孔子世家之說造沮溺之古蹟於葉矣，又有不從孔子世家之說揣度論語之文而造於魯者。論語正義引山東通志云：

魚臺縣樂湖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橋，有菴，俱以「問津」名。

劉恭冕（論語正義十八卷以下恭冕補撰）云，「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造古蹟之人，但見論語有此一章，而此處適濱水，即貿然冒指，初不暇問其適陳蔡時爲去衛去魯。所以在魯地之故，豈因見章中有「魯孔丘」之句歟？實則此章雖不明書地域，而有「魯孔丘」句，正可證其決不在魯。如果因此「魯」字，而遂立碑名里於此，斯人亦殊不善讀論語矣！

廿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北平後門龍頭井

### 附函

剛師尊鑒：久期對禹貢報效一文，無如若論語中之國名與地名，國策中之國名與地名等文，其材料甚多，動非

數萬言不了，躊躇不敢着手。有若干小問題之文，則又因書籍不夠，見解未熟，不能冒昧下筆。一再遲延，辜負盛命，無任歉愧。前讀尊附案語，頗覺有作書告知該古蹟非鈔自論語係根據孔子世家之必要，不意一翻材料，竟非一書所能容，祇得草擬一文，拼湊完畢乃得五六千言，殊非初料所及。不知可否賜登禹貢？如蒙刊載，則薄願稍伸，真所謂「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矣。故事最不經綽，大都剝至核心，即僅餘一氣泡。初時藉元始天尊之靈符封貼，非不霞光萬道，殆到將靈符一一撕揭，鏗的一聲，便冲出一股黑氣，向空四散，乃成一無所有！崔東壁先生之「考而後信」之法寶，真屬一照妖鏡，不論千年老狐，一照終現原形。但執迷之人或戀戀於外面之霞光，不忍揭發，或如唐僧之不信真妖氣，錯認假霞光，叩頭不止，真屬無法救度耳。時局陰鬱，使人悶懣達於極度。古人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知者不惑，勇者不懼」，願吾儕愈益奮勉，不因外界之壓迫而頹喪放廢，共懷匹夫之責，存志士之心，使學業不墜，學術終得燦爛，無任企禱！專此敬叩誨安。 生趙貞信頓上。十一月廿六日。



## 跋

趙肖甫先生這篇文章，送來已半年了；只因我有一點意見，想寫出一篇跋附在後面，而這數個月中老找不到一天的空閒，遂至壓擱到了今天，這真是極端抱歉的事。

這篇文章把千餘年前造成的長沮桀溺的古蹟根本打消，斷說道：『沮溺本無其人！孔子本無此事！論語亦初無此文！』這是何等痛快的事？我敢借此提出一個口號：凡是古蹟都是靠不住的！——這當然是充類至盡的話，有些過火；但是憑我的良心說，靠不住的古蹟總要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是我敢堅持的一點意見！

記得我幼年在家鄉，游虎丘，見唐貞娘墓，是一個圓頂的大石，我就很奇怪：難道貞娘是葬在石頭裏面的嗎？她的靈柩怎麼抬得進去？回過頭來，又看見一塊石頭，劃然中分，這是吳王的試劍石。後來游常熟的虞山，又見吳王試劍石，就引起了我的疑惑：為什麼吳王鑄了一把劍，既不在工廠裏試，又不在王宮裏試，卻是這樣不憚煩的跑到名山去砍一下，讓後人來賞鑒呢？

十餘年來治古史之學，看見古人的生地葬地常常錯出，例如舜在山東，山西，浙江，湖南諸地都有他的遺跡，起初也不免像劉知幾所懷疑的，以為舜崩蒼梧是給禹所趕走，湘竹斑斑乃是二妃生離之痛的遺痕。後來弄了孟姜女的故事，看她既是陝西人，又是江蘇人，又是湖南人，既死在榆關，又死在同官，纔知道故事是會得走路的，走了路是會給各地的民衆留住的；齊國人拉住了舜不放，楚國人又把他的靈魂招去了。所以我們如果瞭解了故事演變的方式，再來看古史古蹟，它們那些錯亂矛盾的癥結就打開了，變得平淡無奇了。

前年，我們游綏遠，一路上看見的和聽得的王昭君墓共有三座，難道她的軀體會分葬在三處嗎？這也無非是這位美人的名望太大了，吸引人們的同情心太強了，所以各地的人樂得拉她去點綴風景了。我們從沒有聽見匈奴單于有墓，為什麼閼氏倒有墓呢？我們從沒有聽見別的閼氏有墓，為什麼王昭君墓却多呢？歸化城南這一個，我是去了的，高十餘丈，廣十數畝，頂上方平，實在不像一個墓；我想漢武帝出塞外，曾登單于臺，也許這是單于瞭望臺的遺跡吧？現在蒙古人死了，

便給禽獸喫了，叫做『天葬』；就使葬在地裏，也是要給數十百匹馬踏平了的。當時匈奴風俗或者也是如此。成吉思汗死了，他的金棺至今沒有葬，放在伊克昭盟的蒙古包裏。當時匈奴人如對於王昭君的飾終典禮特別隆重，也許如此辦的。所以昭君當年的葬禮如何，我們固然不能知道，但我敢說：現在的昭君墓——所謂『青冢』——決是後人附會出來的。

說到墳墓，我再舉一個例。六七年來，我游過戰國時的燕都（易縣），齊都（臨淄），趙都（邯鄲），覺得這些故城中有一個一致的現象，便是平地上有不少土阜，有獨特的，也有叢連的。在燕下都中，稱這土阜爲『臺』，有所謂老母臺，九子臺等等；這種臺名固是後起的，但稱之爲臺，表明這是古建築的遺跡，原沒有錯。可是在齊故城中，就不稱爲臺而稱爲『冢』，於是有齊桓公冢，齊景公冢，管仲冢，晏子冢，還有大的土阜叫黔敖冢，表示他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人物，還有三個相連的土阜叫三士冢，表示他們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勇氣和高情。凡是經書子書上的幾個齊國有名人物，完全可以見着他們的墳墓。將來經考古家發掘之後，黔敖冢裏當

然會發現當年『爲食于路』的簠簋盤壺，三士冢裏也會找出當年自刎的三把劍和兩個未爛的桃核來了。這豈不是古人傳下來的幾種書本上的記載已記盡了當時齊國的事實？可惜易縣的人士太樸實了，不然，燕王噲和子之不但可以各分一個冢，而且可以有受禪臺了！——易縣也有一個奇怪的古蹟，便是『荆柯塔』，原來荆柯歌蕭易水的時候已有了七級浮屠了，這真是佛教東來史上的一件奇蹟！

邯鄲的趙王城中的土阜，那邊的人既沒有題臺名，也沒有分配給誰，他們在古蹟的點綴上不免太寂寞了。

（大清一統志卷三十一引舊志云，『故城……雉堞猶存，中有一臺，疑即殷廷之所』，這是合理的猜測；但不止一臺，這裏說得太少了。）

可是明嘉靖間築的新城（在故城東北約八里）中卻有『迴車巷』，令人慨想起當年的廉藺風範，知道他們二人乃是在郊外碰見的，這也可說是一個新發見。我們遊到邯鄲之南的磁縣，那邊有藺相如的故里；遊到定縣之西的曲陽，又見了藺相如的故里；說不定別處還有呢？如果我們要替它作解釋，只有說：他做了趙相，要各處去巡行，所以某一處是他的真正老家，而別處的則都是他的

公館。

這種事情，一時也說不了。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處』一碑，難道是孔子說了這句話之後就吩咐從人立碑的？倘使不然，後人怎能知道他是恰恰站在這裏說了這句話？嚴州的嚴子陵釣臺是築在臨江的山頂上，不知道他的釣絲有多麼長？嚴州有一種小魚像鯢魚似的，叫做子陵魚，店裏發賣，一個玻璃瓶裏裝幾千條，不知道他釣的是不是這種魚？如其是的，那麼他不但『緣木求魚』，而且是登山釣小魚，這種大本領簡直可以塞住孟子的嘴！

現在就手頭的方便，舉出幾個前人已辨過的古蹟來說一說，見得我們不是存心反對這些。

其一是文王所囚的羑里。按河南湯陰有羑里城，甘肅文縣也有羑里城，這兩城都在山阜之上，四面臨巖，只有一條小徑可以出入，式樣是很相像的。但文王一個人哪會被囚在兩處羑里，所以後人就想出了一種彌縫的說法，說道：『當日紂以文王西夷之人，仍當囚之西夷之遠，故議及陰平，欲投諸遐荒者，初念也；又慮遠則疏虞，不若就近便于禁錮者，轉念也』（見康熙陝西通志藝

文類載明羑里辨）。這樣一解釋，於是兩個羑里城就都有存在的理由了。他們那裏知道文王囚於羑里這一件事便是根本不可信的，崔東壁先生早已在豐鎬考信錄裏辨得明明白白（卷二，文王下），這是誤用了後世君臣的眼光來分別當時的大邦小國之君，而不知那時紂的力量原達不到周。然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世間紛紛對於羑里城的聚訟，豈不可笑。

其二是王羲之修禊的蘭亭。浙江山陰有蘭亭古蹟，說是王羲之修禊的原址。實際那個蘭亭乃是明永樂二十七年姓沈的知府所建，他看見那塊地的鄰近有兩個池子，便在上面造了一座亭子，築起溝來，引田水灌入，來摹倣『曲水流觴』的典故，於是他的假蘭亭就成了王右軍的真蘭亭了。到萬曆三年，又有人在另一處造了一個亭子，他說這纔是真正的古蘭亭，大家也相信了。後來張岱去實地探訪蘭亭古蹟，纔把這兩處西洋鏡拆穿（辨見 柳塘文集卷三）。但他自己仍要在荒草叢木之中，選出一個最勝處而定它為真蘭亭，活見鬼地在那裏幽賞了許久。我們若問起他所以定此地為蘭亭的證據，也不過因『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與王羲之



所作的那篇序有些相同而已。其實滄海桑田，哪有千餘年不變的竹木清流；至於『崇山峻嶺』則是山中所必見的景象，有什麼證據可言！唉，文人好事，後人上當，這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其三是澹臺滅明的墓。春秋土地名中說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滅明墓，陳留風俗傳中又說陳留縣有澹臺滅明墓，而江西南昌的東湖上也有他的墓。他和王昭君一樣，葬身之處有三座了。據畢亨說，江西的一座始於宋漕使高述的題碑（九水山房文存卷上），大約他是因史記裏有澹臺滅明南遊至楚的記載而附會上去的。（畢氏以爲這是漢會稽經師澹臺敬伯的墓，也只是一種揣測而已。）陳留與泰山的澹臺墓也至少必有一處是偽的。澹臺既是魯國人，爲什麼要葬在陳國（陳留於春秋屬陳）？但即此泰山的墓也未必可信，或許後人讀論語，見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他所得的人才，子游以澹臺滅明對，從這一段上附會出來的。澹臺滅明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十分有名的人物，古代墓上又沒有立碑的制度，他的墓址怎能流傳到數百千年之久而不誤呢？

其四是魯仲連的射書臺。史記裏載燕將攻下齊的聊

城，畏讒不敢歸燕，把城守住，齊田單反攻歲餘不下；魯仲連寫了一封信，勸他退讓，縛在箭上射進城去，燕將得書便自殺了，田單乘勢攻下聊城。因爲有了這一件故事，後人便在聊城城外指出一座射書臺來。哪知聊城的故城並不在今治，現在的聊城是已經第三次遷徙的了，如何魯仲連會到那邊去射書？現有的魯連射書臺乃是明萬曆三十五年陸夢履所建的，和魯仲連絲毫不生關係。水經注載聊城故城東門有層臺秀出，是魯仲連卻聊城之衆的地方，這個說法雖未必真確，尙可說是較早的古蹟。自從陸夢履的新射書臺出現，這個水經注的舊射書臺就逼得改稱爲顯頊冢了。（以上考證見畢亨九水山房文存卷下。）僞中出僞，糾葛如此！

上面所舉的四項古蹟，一里，一亭，一墓，一臺，都是後人隨意編造出來的。這種造僞和辨僞的實例，只要多翻幾部地方志，保你滿載而歸。所以我們就使充量地說一切古蹟都不可信，也不爲過。因爲古人的一舉一動，哪能都爲人所注意；等到人家注意的時候，這人和他的同輩早已化爲異物，訊問不出來了。以數十百千年之後的人的猜測，算做數十百千年之前的人的真蹟，哪

會有對的道理！

偽古蹟之外還有偽地名，遠的如漢武帝案古圖書而定黃河所出的山為崑崙，漢代經師隨意解釋禹貢九河而有具體的九條河可指；近的如湖北通城縣志根據誤說杜造出通城的九宮山和羅公山（說見本刊第四卷第十一期，及第五卷第五期童書業先生通訊）；最近的如根據辭源改岷江為白龍江（說見本刊第四卷第六期趙真信先生通訊）。將來我們所記載的如有錯誤，當地人依據了禹貢半月刊而造偽地名，那麼我們就對社會負罪了！所以我們的工作人員千萬要

當心，不要害將來的人費掉多少考辨的工夫才好！

這類偽古蹟和偽地名若一一加以辨證，至少可以做出一部數百萬言的大著作。史地學裏未開發的園地尚多，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本刊的讀者中如有高興專作這一件事的，請照趙先生的樣子去作罷！工作的結果，既可為將來的方志刊芟葛藤，又可為國立的古蹟古物保存會分出進行的緩急來，即就實用上言也是很好的事，更不須說在史地學上的貢獻了。

廿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顧頡剛記。

# 史學集刊

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

## 第一期目錄

發刊詞	徐炳昶
校金完顏希尹神道碑書後	徐炳昶
唐後回鶻考	王日蔚
宋史建隆四年乾德六年太平興國九年考	陳叔陶
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崇煥原疏附跋	孟森
明清兩代河防考略	尹尙卿
衛藏通志著考	吳豐培
石鼓文「廊」字之商榷	蘇秉琦
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跋	劉厚滋
密宗塑像說略	吳世昌
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	顧頡剛
史記刊誤舉例	徐文珊
周易本義考	白壽彝

# 史地社會論

第二卷出版共十七餘篇

唐虞刑法考
前漢時代陸路交通考
晉惠帝時代漢族之大流徙
唐代農耕的灌溉作用
北宋亡後的義軍
明代之土司制度
清末田賦與農民
羅布泊考
新疆與西藏
中國近年水理學之成績
關於社會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
社會問題的連環性
社區的意義與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
定縣土地調查

零售每份七分 全年二十冊 洋價八角 上海大夏大學史地社會學研究室發行

# 明末福建海關情況及其地點變遷考畧

薛澄清

元以前海外交通及貿易等情，研究者已大有人在，且有專著，故不必重述。本文之目的，僅欲考述明以後而已。

元亡，明興，洪武間曾罷去泉州等處市舶司，故對外貿易曾因之中輟（詳見續文獻通考卷六十）。但福建濱海，市舶提舉司雖廢，而海通終不能禁，此何以故？明末有漳人張燮者（余已於嶺南學報考其生平及著述），著有東西洋考一書，述明末福建海通情形甚詳。茲節引其卷七原文如下，便可知其原因：

『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徵貨，固得稱載歸來，貧者爲傭，亦博升米自給。』

張氏斯言甚是，此種情形，非但當初如是，今閩南人迫於生活，仍必遠涉重洋，往外謀生。此南洋華僑，粵人以外，其所以大部分爲閩南人之故也。

夫以環境之關係，海通既不能禁，故隆慶元年（西一五六七年），乃有福建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者，奏請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福建海關之重設，據東西洋考卷七

頁一云，即係肇始於此時。

福建海關重設以後，其地點何在？變遷如何？因少有人注意及此，所言頗不一致，故亦無一是者，此吾人不可不知也。

查福建歷年對外貿易概況（廿四年，閩省府編，共二零二頁，價一元）於「總論」章論及鴉片戰爭以前，福建對外交通，引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IX, 『廈門即爲外人經商之地』。原文如此，其實不盡可信，蓋隆慶以後，福建海關並非設置於廈門（詳下）。此書以外，又有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商務出版），於頁二七六論及明末海通，亦謂『明代中國與南洋之交通，以廈門爲中心』云云，此亦無根據之言也，仍不可信。

余前曾就東西洋考一書稍加研究，於明末福建海關情況，略知一二。以余討究所得，福建海關於明末重設以後，其初乃設在福建詔安縣之梅嶺，試查康熙詔安縣志卷三，便可見志中所記載之遺蹟。自隆慶六年以後，（西一五七一年）始由詔安梅嶺移至海澄月港，當初所謂「督



餉館」(即管理海通之機關)，即設置於該處，今查海澄縣志卷二，即有其記載。月港原稱港口，水深，商船多自此發，今廈門石碼間往來小火船，途過月港，必暫停該處，以上下海澄縣屬之搭客也。

以上略考明末福建海關設置沿革及其地點變遷，茲再略言其情況於下：

(一)督餉官之沿革——最初設立市舶提舉司，已詳上文，至隆慶六年，改稱督餉官爲「防海大夫」，蓋是時寓徵稅於海防之中，故云。萬曆以後，據漳州府志卷九秩官一云以巡海道司理海禁事宜，任海防官以專其事，事久，主持官循廉者有之，報稅不實，自飽私囊者亦有之，會萬曆二十七年，神宗大事籌款，而船稅乃由皇帝特派內監委員徵收(詳見東西洋考卷七頁四)，此舉弊害大，蓋當時採礦徵稅二者悉歸一人兼理，作弊自肥，更屬易事也(此中以高梁之貪污爲最著，食貨半月刊上已有人爲文論及)。至萬曆四十一年，神宗採諸臣議，召高梁還朝，徵餉之事改歸漳州府佐貳官輪流署理，每歲一員，詳情可查海澄縣志卷六及東西洋考卷七。

(二)進出口貨及所謂水陸餉——余就萬曆間國外貿

易記載，統計其貨物，得進口貨一百零五種，就中以藥材(如丁香等)爲最多，約居進口貨物全部百分之二十二強。對於各種貨物徵餉，分水陸二種，所謂「水餉」，係今之噸稅，亦名船鈔。明末不以船之噸數計稅，乃以船之大小分別稅之輕重。據東西洋考卷七頁九云：

船闊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稅銀五兩。

船闊一丈七尺以上，每尺抽稅銀五兩五錢。(以下類推。凡船濶每加一尺，課稅隨之加五錢。)

又所謂「陸餉」，係就貨物所徵之「入口稅」，其中情形，略如下述：

(甲)萬曆四十三年與十七年稅則比較，後較前輕，約輕百分之十三。

(乙)對於同一種貨物，品質分高下，各異其稅，例如燕窠，分上中下三品。

(丙)稅則中無「免稅品」。又鴉片今爲「禁止品」，明末則與其他貨物同樣自由貿易，不受限制。

(丁)計值之法，分「每十斤」，「每百斤」，「每石」，「每個」，「每百枝」，「每千枝」，「每十張」，「每百張」，「每疋」，「每兩」

# 地質論評

雙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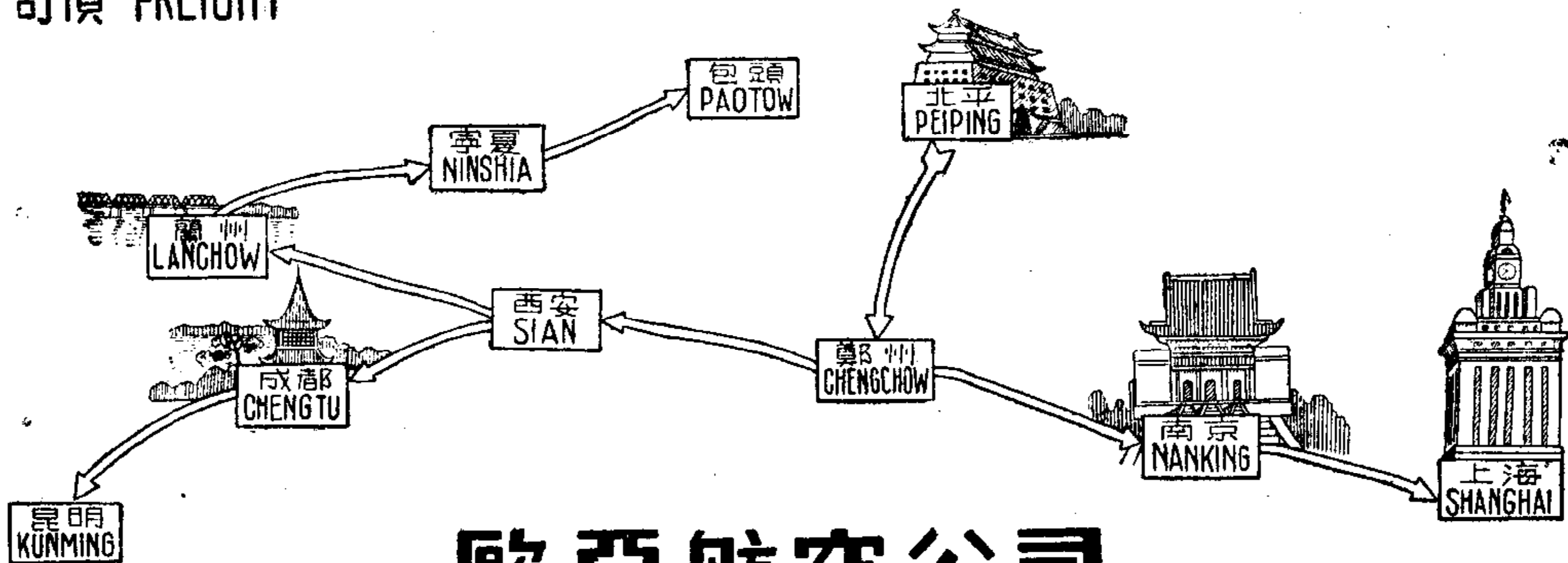
第二期要目

現代地層學者應具的勇氣……葛利普  
 地質學名詞編訂之經過……王恭睦  
 中國中生代地層概要……張席禔  
 用弗氏旋轉台研究礦物及岩石之方法……何作霖  
 近三年之中國礦產概況及其在世界  
 上之地位……侯德封  
 地質界消息  
 書報述評(十五則)

每一年一卷六期 定價每冊四角  
 郵費在內 零售每冊四角  
 發行部 北平西四馬路九號  
 北平西四馬路九號 地質圖書館

等十種。例如藥材以每百斤計值，器皿玩具等則以每個計值，因當時尚無所謂「打臣」也。  
 (戊)明會典卷一〇二詳列各種番貨價值(頁十四至十七)，試舉胡椒為例，據云，每斤值鈔三貫，按明鈔，每鈔一貫，準銀一兩(胡鈞：中國財政史頁二七〇)，是胡椒百斤，值銀三百兩也。以值價三百兩之貨物，只抽稅銀二錢五分，明末海關課稅之輕于此可見。  
 據東西洋考云，萬曆十三年間，此稅年可得二萬餘兩，泉漳二府曾互爭此款，補助餉額，泉府且有泉漳分販東西洋之議，迨五口通商以後，廈門獨占，泉漳遂不復為對外貿易中心矣。

運郵 AIR MAIL  
 載客 PASSENGERS  
 寄貨 FREIGHT



歐亞航空公司  
 EURASIA AVIATION CORP.

北平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 介紹「四川郡縣志」

聶崇岐

四川郡縣志十二卷，今人井研龔煦春撰，連泗紙精裝五冊，定價洋三元，成都白絲街川香遠發行，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

志爲四川通志之一部，卷一至十一爲川省由兩漢至清末之疆域沿革考，卷十二爲川省歷代疆域沿革表。每考之前皆有短引，略述一代州郡分合廢置之大概，然後方逐州逐郡加以考證。表以現在行政督查專員區爲準，區下分列所屬諸縣，縣下列歷代之變遷因革。全書綱提領挈，條理頗爲清楚；而每條之下，詳列引用書名，將資料之來源，明白揭出，其方法之謹嚴，尤足稱道。據撰者自述，知此志「時閱三年，稿凡四易」，僅乃成書。其用力之勤，視普通官修志書之敷衍了事者，自不能同日而語矣。

顧地理沿革之學，頭緒紛繁，素稱難治，稍一不慎，訛誤即生。此志雖云非率爾操觚者比，但欠翔實之處，似仍未能全免。如卷九葉二述宋代成都府路所領府州下云：「成都府路領府一，成都；州十二，眉，蜀，彭，漢，綿，嘉，邛，簡，雅，黎，茂，威；軍二，永

康，石泉；監一，仙井。南渡後府三，成都，崇慶，嘉定；州十，眉，彭，漢，綿，邛，簡，雅，黎，茂，威；軍監同北宋」。考仙井監在孝宗隆興元年已升爲隆州，宋史地理志及輿地紀勝皆有記載，撰者何爲尙云「監同北宋」且遺隆州之名乎？又如同卷葉九威州條下，關於威州改名事，僅引宋志及輿地廣記，他書概未參稽。考維州之改名威州，宋志雖云在景德三年，但文獻通考及輿地紀勝皆云在景祐二年，而元豐九域志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又云在景祐三年。此數種不同記載，雖一時不易斷其孰是孰非，亦應兼收並列，以存疑也。此外可議之點尙多，暇當爲文詳論之。

撰者自序曰：「民國修通志，余專任地理一門。爰甄采輿地專書，廣緝職方掌故。興廢必詳其終始，遷徙必溯其淵源。山水爲地方標題，藉資考據；年月爲史家眼目，不憚精詳。……同人等以此志精覈翔實，實爲自來官修志書所未有。……」以上云云，固有足爲吾人所深信者。第「精覈翔實」四字，撰者曾否完全作到，則實未易言也。



# 西遼建國始末及其紀年

羽田亨著 馮家昇譯

遼之將亡也，其一族由耶律大石率之西走，遂建國西遼（西史曰 Kara-Khitai），契丹種族之勢力光耀于中亞細亞者幾九十年。關於西遼興亡之次第，收錄於遼史天祚紀之末，惟紀事多錯誤，殊不可據。阿剌伯波斯等史乘所見亦僅零碎之記事，其真相如何亦不足窺。合二者觀之，史跡雖仍得失互見，要亦不少發明也。以下所論自知謬誤難免，識者進而教之，使有所進步，則幸甚矣。今先抄出遼史天祚紀所附記之建國始末，然後順次批判之。

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上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披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騎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威武，崇德，會蕃，漸，大林，紫河，輪等七州，及大黃室韋，敵刺，王紀刺，茶赤刺，也喜，鼻古德，尼刺，達刺飛，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糾而

畢十八部王衆。諭曰……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先遣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騎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軍勢日盛，銳氣日倍。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增來拒戰……忽兒增大敗，僵死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兒朶，改延慶爲康國……康國十年沒，在位二十年……

## 一 大石去遼之年

依本文，大石號葛兒罕（Gurkhan = universal King），肇造西遼國在甲辰歲二月，即遼保大四年二月，西紀一二二四年。然此固不足憑信，已爲錢大昕所論（二十二史考異卷八十三天祚帝紀）。考蕭德妃之被殺在保大三年二月，其「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則從北庭西行時在保大四年二月，即相當於所謂甲辰歲二月也。夫起兒漫即位

葛兒罕之年代固有誤，而保大四年二月從北庭向西行之事實，亦不可信。按大石當遼保大三年四月（金天輔七年四月）爲幹魯率領下之金軍所擒，遼史金史均所明記，無可致疑。更檢金史，有同年五月太祖次落藜濼，幹魯以所俘獲之大石來獻之文（太祖本紀）。而大石自金再歸遼，遼史記於同年九月（天祚本紀）。又遼史同紀所載，翌年保大四年七月條，「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不可輕舉」，不從。大石遂殺蕭乙薛及披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爲王，率所部西去……八月國舅詳穩蕭撻不也……降金」，是天祚本紀以大石西走爲保大四年（即甲辰歲）七月也。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二年（遼保大四年）十月條，「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幹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爲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疋，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戶，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睹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後報下」」（金史卷百二十一）。粘割韓奴撻不野所言關於大石者亦有同樣之記事，曰「大石稱王於北方」是也。自大石立爲王後，遼主之勢

益不振。而是時初爲金人所知，亦由上述紀事可以推知者也。大石去遼主而獨立，由記事之年代不難推知與保大四年十月以前極近之時。此以前則爲遼金兩軍接近之時，故金對於遼人中發生之事件由撻不野之報告始知之。幹魯以撻不野之言致太宗時爲此歲之十月，撻不野降金，遼史所述在八月。則大石去遼自立必與保大四年八月極近，從可知也。故遼史於是歲九月「自立爲王，率所部西去」之記事不誤；而是年二月由北庭西向之語則無何等理由也。

## 二 駐北庭都護府之經過

依本文，大石去遼北行三日過黑水，會白達達牀古兒，牀古兒贈以馬駝羊，得西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其間無發生何等事件，又時間上亦如此之短。此果確乎？今先就黑水及可敦城之位置考究之。

### 甲 黑水

薄賴特乃德氏以黑水爲甘肅省之額濟訥河，雖不存何等疑意（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sat-ern Asiatic Sources, Vol. I, P. 212, note 543），然此考固無確切之根據也。夫額濟納雖稱爲黑水，然當遼所據之

黑水則不得不於以外求之。蓋氏以大石去遼地向北庭都護府所經之河流爲額濟納河，殊與本文北行三日記事之里程不合。本文所示，當時額濟納流域雖爲白達達所據，然事實上，此地實爲西夏所領。白達達即汪古部之別名，元史或書汪古部，或書白達達（元史卷一癸亥歲條及卷百十八阿剌兀思別吉忽里傳可爲參證）。其住地不在額濟納河，而在雲中，定襄，陰山等地。按元史竺邇傳，『雍古（即汪古）氏其先居雲中塞上』，馬祖常曾祖月合台神道碑，『雍古部族居淨州之天山』（元史新編卷七十一）。淨州在遼豐州之西（即黑河或黑水），由茂明安部流入烏喇特部，西南入黃河者也（卷五烏刺部條）。低莫郭斯奇蒙古旅行記 Timkowski,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 through Mongolia to China 附圖，此河發源于北緯四十二度三十分，沿東經約百八度（以巴里爲基點），南流烏喇特部，於北緯四十度三十分之點，注於黃河。此河從古名爲黑水，其上流爲遼豐州，與白達達所領極近無疑。大石會白達達詳穩牀古兒之黑水即此黑水，亦無疑也。想大石出走之際，由遼史之記載，從天祚帝在夾山。『天祚……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不可輕舉」，不

從。大石遂……西去。上遂率諸軍出夾山』（卷二十九）。夾山，金史地理志雲內州柔服縣注云，『夾山在城北六十里』。即隔黃河與鄂爾多斯相對之烏喇特中部。本文『北行三日過黑水』之記事，正示東北行也。

## 乙 可敦城

以上就黑水之所在，推定爲遙與西方額濟納相對之內蒙古茂明安烏喇特兩部所在之黑水。今述可敦城之位置：薄賴特乃德氏既以額濟納河爲大石出夾山直向西方所經之地，故論可敦城之位置乃在是河與北庭都護府之間尋求，殊爲謬誤。依本文『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二者不能混而爲一。大金國志天會九年條，『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于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于女真城』，同書釋之曰：『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又『曷董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盃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則大石所走之可敦城似爲大金國志之曷董城。志十年條，『余覲之軍合董也，失其金牌』，此合董與曷董亦同一地。遼史聖宗紀統和



『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又鎮州，『開泰二年春正月，遼且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三月耶律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鎮守，赴行在。更檢地理志上京道邊城防條，『遼國西北界防邊城因屯戍而立，務據形勝……』。『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統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選諸部族二萬餘騎充屯軍，專捍禦室韋羽厥等國……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則此可敦城亦即金之鎮州。但可敦城不只一地，遼史地理志雲內州條亦有古可敦城，其位置絕不在同一地方甚明。遼史地理志上京道邊城防條，『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訛爲河董城，久廢，遼人完之，以防邊患。高州界女直常爲盜，劫掠行旅，遷族於此，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可敦與河董均爲突厥語之Khatun，即可汗妻之義。兩地以遼之上京，今東蒙古巴林之東波羅城爲標準，東南相距之地也。然則大石所走之可敦城爲其中之何地？按遼史地理志靜邊城下續云，『靜邊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隣羽厥……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同志，『泰州德昌軍節度本契丹二十部族牧放之地』。此城爲遼之泰州，今東蒙古郭爾羅斯部前旗西境，嫩江

與松花江合流點之西（蒙古遊牧記卷一，郭爾羅斯部條及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頁八六）。此地東南去上京爲一千五百里，與河董城之距離相近，僅西北（從靜邊城）二百里而已。此河董城不可認爲大金國志所記『在雲中北方約三千餘里，沙漠無人之境』之地。大石所至之可敦城乃金之鎮州，此鎮州今在何處乎？沈垚西遊記釋地以吾悞腦兒正西之地當之，蓋長春真人西遊記，離克魯連河，西行十日，『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衆……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創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張德輝邊城紀行曰：『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遼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城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自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工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激徹，北語謂吾悞腦兒……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長春真人所見東西故城與張德輝所見兩故

城均爲契丹所築，二者相同。前者所謂西故城即後者所謂『泊之正西之小故城』，其位置在吾悞腦兒正西也。此故城與遼史地理志鎮州之位置，東南至遼上京三千餘里之道里相合，故此故城實不外遼之鎮州也。

長春真人於克魯連河以西取何途似難知，出克魯連河與張德輝取同一路程與否亦難定，但所舉契丹兩故城互相類似，則無可議。以此兩故城之一爲鎮州之遺址，則鑑于由河董城之距離，由雲中方面之距離，更由鞏固遼之西北邊爲重要位置之諸點觀之亦無可疑。故氏特以西方故城當之者，以與遼史所記之道里相合也。但余不能首肯，蓋遼史所記三千餘里乃表示漠然之道里，氏用如何方法計之乎？又何以棄東故城，而獨收西故城乎？氏以吾悞腦兒爲今之察罕泊（從西南流入阿爾渾河之和林河之池當在今阿爾渾河之西），解釋亦誤。考此湖今名 Dagei Hot，在阿爾渾河與達米耳河合流點之東方。夫張德輝所見之此湖正西之西故城，與渾獨刺（即濁土拉）河隔一驛之東故城均在阿爾渾河以東無疑，而氏則誤而求之西方。即使此城之位置與遼史所記鎮州之道里雖相合，要亦根本失其理由矣。丁謙氏西遼立國本末考（古學彙刊第

二編下冊）未予何等理由，而驟定鎮州即可敦城，並注云其地『在今三音諾顏旗塔米爾河濱』。又『哈屯城即阿敦城』，在吾悞腦兒西方之達米耳河西南流入阿爾渾河之濱，今名爲阿敦城，即以爲當時之可敦城。余對於在此河濱之地名不贊同，但張德輝記之契丹故城必在阿爾渾河之東，故對氏說亦有首肯者。要之，長春真人及張德輝所記之兩故城，其一爲可敦城亦即鎮州，其位置因長春真人所記不詳，不可知，大約沿土拉河南之地，或在吾悞腦兒正西之地也。

是則大石出走以後，先駐漠北土拉阿爾渾兩河間之地。至於在此地之動靜，僅由金史粘割韓奴傳少有推知。天會『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部』。詔答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讐，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依此記事，當時彼在何地雖難知，然同傳續曰，『七年秦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既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營必擾，當謹斥候而已』。按秦州當今東蒙古郭爾羅斯前旗之西境，嫩江與松花江合流點西

方之附近。大石之動靜既因斯地都統翰魯報告謂得北部二營且近群牧，則此年（即天會七年，一一二九）彼尙駐外蒙古，而圖恢復之計耳。故由完顏希尹報告大石之消息，則知大石所在爲外蒙地方，即駐于可敦城也。翌年金即派遣軍隊討伐之。同傳又曰：「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離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天會七年●大石尙駐漠北，翌年天會八年，已至和州之域矣。和州即高昌地，當時爲回鶻所據，而北庭（元之別失八里今新疆濟木薩北之地）亦爲所屬，則大石所駐之北庭不外此地。故大石去可敦城至此地實在天會七年與八年之交。本文「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之記事，殆爲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七月出走後六年來行動之約筆耳。

以上由漢史所記及吾人論述所得者如是；今若涉獵西方史籍，則大石之行動亦有一二之傳說。亞拉伊德京記曰，「大石離遼後，至乞兒吉斯之境，抄略其地，乞兒吉斯禦之，遂退葉密河，建一城。此城今尙見其廢

址。其後突厥諸部服屬於彼，因得統領四萬之戶」（桑多蒙古史卷一，頁四四二）。又拉施特云：「女真主滅契丹後，有契丹王子素負名望者名努石太傅 *Nishi Taita*，逃乞兒吉斯國，後遷畏吾兒，最後至突厥斯坦，爲一聰明有爲之人。在諸國集有許多軍隊，遂征服全突厥斯坦，號古兒汗 *Gurkhan*，猶言大汗也。其事在一一二八年及一一二九年之間」（多桑蒙古史卷一，四四三至四四四）。按努石是大石之誤（阿拉伯字 T 與 N 相差僅一個點），而大石即 *Tashii* 也。於此二家所記令吾人可注意者，大石去遼後先至之地乃伊兒梯什河上流之乞兒吉斯國，但由此地退出後之行動，二者所傳不一。亞拉伊德京氏謂退至葉密河，遂築一城；拉施特則謂遷畏吾兒國。考當時畏吾兒所據之地頗廣，將如次節所述。則遼史本文所見之北庭當即拉施特所記之畏吾兒國，最後至突厥斯坦也。依兩史家所記，後者省略退至葉密之文，而前者記大石至北庭畏吾兒之國，後年奠都吹河畔八刺沙衰，即王位，遣軍取別失八里北庭之地，則二史家於此點大相逕庭。若將亞拉伊德京之記事判斷之，大石由伊兒梯什河西南退至葉密河，建城駐之，其後養精蓄銳，更向西方發展，至吹河而



建國，又其後遂取北庭。按遼史所記與拉施特所述一致，必非偶然，而大石先入八剌沙後出北庭實有可疑，想此點乃亞拉伊德京之誤傳耳。顧大石初逃乞兒吉斯，兩史家所述一致，特別拉施特記其移動之年代爲一一二八至一一二九之間。考大石之脫離遼，漢史是一一二四年，乃爲年次之錯誤。但其至乞兒吉斯，想爲事實，遼史所記或爲粗漏。因思大石去可敦城後，先至乞兒吉斯國，後爲乞兒吉斯所拒，又移南方之北庭。其年即天會七年，西紀一一二九年，與拉施特所記一致。但彼所示之年非由遼逃出之年，實由可敦城移動之年也。

附記：本文有大石會七州八部王衆於北庭，諭以圖謀興復之紀事。此等諸州及諸部在何地殊難考究，其中烏古里，阻卜，唐古，大黃室韋，敵刺，鼻古得或在內蒙及東蒙，或在外蒙古之東，則其他殆亦不外侷于外蒙古及東蒙橫亘之地乎？故大石會此等部族之王於北庭之紀事殆不足信。果爾，則彼所駐之地尙在漠北耳。余於此點，可引丁謙氏之語：『考遼時西北屬國多在今喀爾喀境，哈屯城即阿敦城，遼稱鎮州，乃其總要處。大石號召各部圖興復，當在此城時，乃書於駐北庭府下，

失一』甚表贊同。

### 三 回鶻王畢勒哥之招致

依本文，大石出走之翌年二月甲午，整旅而發北庭，先遣書回鶻王畢勒哥，而後降服之，西向至尋思干（撒馬爾干）。余曾述大石至北庭在天會七八年之間，則回鶻之招致亦不能不謂在是年之後。今考回鶻王畢勒哥所據何地尙係問題，此部族去外蒙古根據地之後，一部據有高昌，一部涉南方之流沙，據有甘州，沙州，肅州等地。居高昌者更占有輪台龜茲之地與遼，宋，金交通，居南方甘肅者當宋景祐三年（一〇三五，據通鑑之辨）雖爲西夏李元昊所征服，然當金天會五年（一一二七）尙有沙州回鶻活刺散可貢金之事（金史太宗本紀），則當時其勢力並未絕滅也。在九世紀之半時興起，十世紀終時，以吹河畔八剌沙賓爲根據地，而占有東西甚廣之突厥斯坦。及大石侵入，以其國讓之伊兒汗家Tiek Khan近世學者稱爲哈喇汗 Kara Khan，亦回鶻族也。但其果爲回鶻族耶不能無疑。初介紹此王家之Grigorieff及Terch等以爲哈刺魯突厥種，Degnignes，Fiähn，Reinaud，Bretschneicher 及 Radioff 則以爲回鶻族，余以後者之說

爲是。特別金史載：『大定中（一一六〇至一一九〇），回鶻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蕃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朶，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粘割韓奴傳）。而骨斯訛魯朶（即本文虎思斡魯朶）阿剌伯史家名爲八剌沙，已爲學者所公認。大石侵入之時，據八剌沙者爲回鶻。從諸學者之說，伊兒汗家亦足認爲回鶻族也。然大石由北庭致書之回鶻，果爲回鶻之何部？今可暫假定之乎？曰由大石書中可以見之。蓋大石欲西至大食，故請假道，似非指甘肅地方之回鶻矣。然書中有：『昔我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詔爾主烏母主曰』之文。而舊五代史及遼史中，亦記遼太祖天贊三年，遣使諭回鶻烏母主可汗之事，則並不誤。是烏母主乃甘州回鶻之可汗，非高昌或伊兒汗家之祖先也。由上文觀之，大石諭以歸服之回鶻可認爲居於甘州者，薄賴氏亦明指爲甘州回鶻矣（Medieval Researches vol. I, p. 119）。然從北庭西去之大石何以要遺書甘州回鶻假道？豈非此回鶻在北庭與大食之間而據有大石西征之道途，則其勢力能達於該地乎？不然，由書中追述太祖

與烏母主之應酬何以以此地之回鶻爲甘州回鶻之後乎，豈二者爲同族，故有爾祖之稱與？要之，兩者因有舊交，故有新之借援，此由文辭中可以見之。今若假定非甘州地方之回鶻，則不外伊兒汗家，蓋基於上述之地理形勢，從北庭西進之大石須先得高昌地方回鶻之援助，殆無容疑。然按金史所載，此地之回鶻當天會九年（一一三一）尚未歸服大石，其年『九月己酉，和州高昌回鶻執耶律大石之黨撒八，迪里，突迭來獻』（太宗本紀），則本文所載之一諭告不能認爲其已歸服也。蓋大石當天會七八年之頃出北庭後，九年與此回鶻繼續相爭；翌年天會十年（一一三二），大石如後所述早入吹河畔之八剌沙，代伊兒汗家而確立其主權。故歸服大石之回鶻王畢勒哥或爲此家可汗，亦未可知。因思以天山南路爲根據地之高昌回鶻或不至歸服大石，其由北路西進吹河畔必非無理。今由西方史籍大石代伊兒汗家之事，可以見之。亞拉伊德京（續上引契丹四萬之紀事）云：『於是彼進至八剌沙，建築一城，今蒙古人稱爲胡八里 Goubalik。額弗拉希亞王後系之國王既已失勢，而不能制禦領內之哈刺魯康里諸部，且蒙其侵略。契丹群迫其境，王不能防

禦之，乃遣首領願以國讓之，而招致於首府。於是契丹入八剌沙衰，即王位，奪額弗拉希亞卜後系之汗號，而僅予以伊兒突厥干即突厥首領之號』（多桑蒙古史卷一，頁四四二）。伊兒汗家當有名之克達克卜兒克書編纂時，波古汗拉後分裂其領土，大石西征之際，在位之可汗之名不明。畢勒哥雖可比定爲可汗之名，但此實爲稱號，與回鶻普通用之毗伽 *Bilga* 相同，義即「賢」也。故與遼史本文之紀事而對比之，則伊兒汗家所以易於降於大石也。又大石入此國之時爲一一三二年（後述），其年九月尙與高昌回鶻對敵，故略從地理的關係上，想非高昌回鶻；不得不謂爲伊兒汗家也。

#### 四 忽兒珊之戰

大石在尋思干與忽兒珊之戰，參以西方史籍所紀，實與呼羅珊之塞爾柱克 *Seldjuk sultan of Khorassan* 之戰無疑。德幾內氏以爲花刺子模之算灘（*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Tom. II. Livre XIV, P. 235），薄賴氏一方面尊重遼史本文之紀年，一方面與德幾內氏相同，以爲忽兒珊（*hu-ih-shan*）乃花刺子模沙之音譯。注云：『回教徒之歷史家不記黑契丹與花刺子模沙或與塞兒柱克之

戰，然此年後之十五年，塞兒柱克家之算灘桑札兒爲黑契丹大敗，則記之』（*Medieval Researches*. I, 245, note 524）。然以忽兒珊爲花刺子模沙，而不從呼羅珊 *Khorassan* 之音似不適當。蓋因本文紀年實無價值，既至撒馬爾干而有戰爭之發生，卒未可致信也。

西方史家最早記大石與呼羅珊軍之戰是阿刺伯史家伊賓阿梯兒 *Ibn el Athir*（一一六〇至一二三三），所述云：『回曆五二二年（一一七一至一一七八），有綽號「跛者」，秦國（*Sin* 中國）之葛兒汗，率大軍至喀什噶爾，支配喀什噶爾之哈馬德 *Ahmed* 集軍拒之，敗死。葛兒汗去中國至突厥斯坦時（希爾，阿穆爾二河之間之土耳其斯坦），已有其本國人移來。其人臣屬於突厥斯坦各方之君主，任東境守禦之責。大石既至，彼等皆附之。葛兒汗得其助，乃樹其主權於突厥斯坦之全境。……其後葛兒罕進軍征謨汗馬德子馬莫德治下之馬瓦拉痕那兒，五三一年九月（一一三七年五月）馬莫德從侯戰德進軍拒之，不利遁歸。馬莫德傳檄全國，又請算灘桑札兒（塞爾柱克家）爲之助，懇請招集全境回教徒連合討伐異教徒。於是呼羅珊，馬倉德郎，賽基斯坦，哥疾寧及其他回教諸國皆來援。一一四



一年，桑札兒自率其軍，渡阿穆爾河，同時葛兒罕亦集突厥，秦（中國），契丹及其他諸國人而成大軍，與算灘相遇於喀忒灣 Katvan，迫之使退第爾罕（Dirgham）山谷。一一四二年，兩軍決戰於是地，算灘敗走，其妃及許多將帥被擒。自此戰後，契丹人及突厥人之勢力遂侵入馬瓦拉痕那兒。葛兒罕卒於一一四三年，而終駐守此地』（Brei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 231-233）。其次十四世紀之著者亞布爾惠達 Abulfeda 亦記一一四一年算灘戰敗之事（Deguine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Tom. II, Livre X, P. 254.）。十五世紀之著者米爾崑德 Mirkhond, 亦記之。算灘桑札兒征服撒馬爾干，威震於其地。『當時撒馬爾干住之黑契丹人不堪桑札兒之暴虐及恐怖……彼等於是時實為突厥斯坦諸王中最占勢力者，呼羅珊王年老志薄，國政胥委於一班小兒奴隸之手，葛兒罕於是與算灘挑戰，決心征服呼羅珊及得斯阿其基亞納，並組織大軍攻之。……兩軍相戰，無數之敵軍包圍算灘，結果回教軍殘敗三萬士卒戰歿，算灘幸而以十數人逃於第爾邁德塞……是役也算灘軍中有名之人被殺者達一萬，算灘妃特兒干可敦及二三最有名之大臣

均被捕』（Mirkhond Geschichte der Seldjucken, S. 195-196）。此戰即遼史本文所記之尋思干（撒馬爾干）之戰。伊賓阿梯兒提示戰場兩處，即喀忒灣與第爾罕，米爾崑德則不示實際戰場，僅有算灘逃於第爾邁德塞之紀事。然此皆記述同一之戰事無疑，即撒馬爾干附近喀忒灣第爾罕之戰也。關於此戰之年次，幸而回教史家可訂遼史之誤。對於一一四一年，伊賓阿梯兒亞爾惠達相同，惟前者以決戰之時在翌年一一四二年。余未得見原本，僅據薄賴氏之譯文，而氏又錄自俄人格利勾利夫 Grigoriel 之譯文。回歷五三六年是西歷一一四一至一一四二年間，或原本於此戰事附有月名，而格利勾夫氏因而配于兩年亦未可知。觀亞布爾惠達所記之年次為回歷五三六年，而德幾納氏則易以一一四一年，蓋以二者相一致耳。今伊賓阿梯兒之書既不得見，則于此點亦無法論證；然近時學者若吳木白瑞氏及巴爾透爾得氏據伊賓阿梯兒之書，皆作一一四一年（Vambery, Borkhara, I, 113. Barthold, Turkestan 2nd part, Page 349.）。余姑從諸氏之說，定為同年可也。

## 五 大石即位及西遼紀年

依本文，撒馬爾干戰後，大石駐軍凡九十九日，至西方起兒漫，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始即位，號葛兒罕，改元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建都曰虎幹思耳朵，改元康國。十年凡在位二十年沒。此記西遼建國及大石死歿之時雖極重要，但不可據。

夫算灘桑札兒之戰後，大石更事西進，此在信奉回教數國之史籍可以徵之（其一將征花刺子模之事將於後述之）。起

兒漫已由德幾納氏布賴氏 (Degnignes: *ibid.* p. 253. note.

Bretschneider: *ibid.* note 555) 考定為撒馬兒干與布哈拉

間之克爾馬內 (Kernanch or Carminiah)，而布洛特氏

(Geschichte Ost-Asiens)，以為南方波斯之克爾漫 Kern

an，丁謙氏考定為波斯東境之給滿爾。然此戰後，認大

石於其地上葛兒罕之位，乃過于重視遼史之紀事，殊

不足取。抑此戰如上所述是在一一四一年，亦即大石初

入撒馬兒干之時。觀金史天會七八年（一一二九，一一三〇）

之交，移于北庭之紀事，則此實經過十一年矣。蓋大

石由北庭至得藍斯阿其基亞納，繼續其行動，最後乃經

略突厥斯坦全在是時。徵之於史，伊賓阿梯兒氏記葛兒

罕先服突厥斯坦，施稅制，使其部會帶上銀牌，其後進

至馬瓦拉痕那兒。米爾崑德氏亦記此戰之前，葛兒汗在突厥斯坦諸王間最有勢力。亞拉伊德京氏記大石入八刺沙衰，據王位 (se rendit maître de trône)。又續云：『大抵從 *Coumkiidjik* 至 *Barserdjan* 之間，又從 *Taraz* 至 *Tahid* 之間，凡是官吏彼任命之。其後從葛兒罕，一軍征喀什葛爾及和闐諸國，他軍則為復仇計攻乞兒吉斯取別失八里。又服富伊爾干及得藍斯阿其基亞納諸地，至是算灘阿思蠻之祖先臣屬之。此次征伐之後，彼遣將伊兒努子 *Ernouz* 經略花刺子模，演出種種殘虐之事。亞奇子花刺子模沙 *Atsiz Khorazmschah* 乞兒納子投降，並許年納衣服家畜及三萬丁納爾於葛爾罕，伊兒努子遂退。其後未幾，葛爾罕亦死』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I. 442-443)。按西史大石降服突厥斯坦後，始於一一四一年，侵入得藍斯阿其基亞納，然於此次侵略之後，上位葛兒罕及開國之事則無所記；拉施特記其征服突厥斯坦，上號葛兒罕，特於此事不詳記其人物，且暗示皆為以前之事。遼史本文之紀年既不足取已如上述，然則其即位之事實，在征服撒馬爾干歟？抑如本文所記在其後歟？究竟應置於何年不可不論述之。此問題

之決定非難事，要之，大石即位葛兒罕於延慶三年，其年改元康國，合二者之數正十二年大石死。若從十二年逆算之，即彼即位之年，亦即西遼開國之年也。

伊賓阿梯兒記大石死之年爲一一四三，已如所述，亞拉伊德京亦記大石征德藍斯阿其基納，同時其將伊兒努子征花刺子模；伊兒努子與花刺子模和議未久，大石即死。明確之年雖不得知，然推察其時必甚相近。今考漢史所記如金史粘割韓奴傳：『皇統四年（一一四四），回鶻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隣；大石既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風俗』。則其死也必在是年以前，一一四一年之戰以後。故伊賓阿梯兒紀於一一四三年者想得其正鵠者也。又大石之死於是年，由西遼滅亡之年，減去大石以後西遼四代君主之在位年數。亦可爲證，按西遼滅亡之年乃由甲辰年經八十八年，至宋寧宗嘉定四年（一一二二）而止，已經錢大昕考定（養新錄卷八）。大石以後四代君主之在位凡六十八年，從一一二一年減去六十八年，正爲一一四三年。由此可知大石之死年東西記錄互相一致。

彼之死年既定，由是逆算十二年爲一一三二年，當

金天會十年，即大石即位葛兒罕之年，亦即西遼開國之年。故遼史所謂大石征撒馬爾干後，始即位於起兒漫之記事全誤，而其事不可不認爲在九年以前也。因想亞拉伊德京氏記大石代伊兒汗家，入八刺沙衰之事，即大石上葛兒罕，肇造西遼（即喀喇契丹）之事，其時相當于一一三二年。是年即大石從北庭來之第二年，去遼之九年，與一般之形勢毫無所抵觸。依遼史本文，大石即位於起兒漫之後三年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始建都城，號虎思幹兒朵。按西史載西遼之都城爲八刺沙衰，則虎思幹兒朵蓋其別名（Bretschneider, *ibid.*, note 439）。因大石代伊兒汗家，君臨其地時，不得不認爲以其地爲都也。再者，長春真人記『移徙十餘年，方至此（虎思幹兒朵所在地）』，而否定大石入此地之一一三二年，不可看爲長春之誤聞，更不可看爲精確之數，只可看爲會費十年內外之日子，作一種參考而已。若不據此精密之年數，而謂大石入虎思幹兒朵在保大四年後十餘年，即一一三四年後數年，則彼即位葛兒罕十二年之數雖相合，其即位之地亦不能謂在北庭，是則遼史以下及西方紀錄均可認爲錯誤矣。



要之，遼史之著者以大石入虎思幹兒朵，上位葛兒罕，爾後十年從事經略其地，始侵入撒馬爾干之事，完全誤解。彼由北庭西行，入撒馬爾干，經略其地，始即位建國，後東歸虎思幹兒朵之記事，亦不得不謂為完全顛倒。

尙有不可不考者，由大石之年號所見之在位年數是：延慶三年改元康國，其後十年為十二年之數（延慶三年改元康國，兩者之和非十三年），何以本文記二十年之問題是也。關於此問題從來有種種說法，約而言之，第一種說法以為在位二十年之數為誤而不採，單據年號之和（續通鑑，續綱目，萬斯同紀元彙考，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第二種說法反置重在位二十年之數，而重行分配年號之數。此亦分二種說法：一是錢大昕之說（養新錄卷八西遼紀年），謂延慶之號有十一年，合康國十年之數，即在位二十年之數；二是李光廷之說（漢西域圖考卷三西遼始末年月），以本文康國十年之下脫「七」字，若與延慶三年合計之，正二十年之數。由二氏以年號之和與在位年數調和之說觀之，第一種比較近似。然以錢氏之說與本文「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幹

兒朵，改延慶為康國元」對讀之，則延慶有十一年之解釋，其根據仍不免薄弱也。至于李氏之說則無何等根據，故余反對之，蓋所舉之在位之年數與夫所舉之年號皆有可考，不得抹殺也。夫大石之稱王見于金史及遼史，正在背天祚而獨立之時，決非至西方以後之事。遼史雖記大石稱葛兒罕時，改元延慶，然此決非年號之初建；因既稱改元，則以前大石必有年號，或因遼之保大而改之，亦未可知。究以何種場合為是？恐以後者為可能歟？要之無論從何場合，君臨中亞為葛兒罕而始改元，乃極自然之事。故就此點言之，對本文之記載實無可挾疑之餘地。自此次改元以後十二年間，大石居葛兒罕之位亦無可疑。大石死於一一四三年，以在位之數二十年逆算之，則為其始即位之一一二四年，即甲辰歲（此點丁謙氏亦有所考）。因是，余主張其在位之年數及年號皆屬正確無誤也。

遼史所載西遼開國之記事至為曖昧，已如上所述。然其曖昧之點特別關於年代記載之順序上，至其所載之事實則有不少之正確性。因就所見之東西史籍，斟酌而論述之。主旨在按配其年次，闡明其西徙之跡。關於其

他諸點，異日常別論之。

家昇按西遼史料傳于今世者最少，而東西學者對於西遼之研究亦是吉光片羽，如德國之 Schott 英國之 Howorth 及 Parker 俄國之 Bretschneider 及 Barthold 我國之錢大昕丁謙王國維，日本之羽田亨諸氏雖有所著述，然亦不過瑣碎之考據或疏闕之紀事而已。家昇願欲將遼金元宋諸時代諸書所載大石者抄下而與西

方書籍所引回教人之著述匯爲一編，名爲史料篇；其次將東西學者之論文亦匯爲一編，名爲考證篇，是文即考證篇之一也。羽田亨精於西域史又通畏吾兒文及其他西域方言。是文雖不免可議之處，然其方法之新奇，意見之卓異，足可啓發吾人之茅塞，因取而翻譯之。原文載于大正五年二月史林第一卷第二號內。

# 補『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賀次君

吳城 在今山西平陸縣。史記：『秦昭王伐魏，取吳城』。通鑑秦紀：

『昭襄王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又名虞城，後漢書郡國志河東太陽縣有虞城是也。

稽檻 通鑑秦紀：『始皇三年滅稽檻，破東胡』。漢書作潯林，如淳

曰：『胡名，在代地』。吳熙載通鑑地理今釋謂在張家口外。

棘門 在今安徽壽縣。史記春申君列傳：『楚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

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壽州城門』。

肥下 春秋肥子之國，今河北靈城縣西南肥壘城是。通鑑秦紀：『始

皇十三年，李牧與桓騎戰於宜安肥下』；胡三省注：『肥下即班志真定國之肥壘縣』。

虞城 即吳城，在今山西平陸縣。後漢書郡國志河東太陽縣有吳山，

山上有虞城；杜預云：『虞國也』。通鑑胡注曰：『帝王世紀曰，舜妃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

樂徐 通鑑秦紀：『始皇十六年，代地震，自樂徐以西至平陰，臺屋

牆垣大半壞』。吳熙載謂樂徐在直隸易州廣昌縣。廣昌縣今爲河北涿源縣。

白土縣 漢書地理志：『上郡白土，圓水出西，東入河』。水經河水

注：『圓水出白土縣圓谷東，東逕其縣南，又東至長城合神衛水下入西河鴻門』。據此則白土縣應在今陝西神木縣境，地名大辭典謂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恐未妥。

庸城 通鑑漢紀：『高帝十二年，上與英布軍遇於斬西，英兵精甚，

上壁庸城，望布軍』。斬今安徽宿縣，二世二年陳勝起兵於斬，即此。布軍在斬，而庸城可望之，則斬與庸城相近，當亦在宿縣也。

# 隋書地理志汲郡河內風俗質疑

魏青銳

可認爲信史矣。

## 一

隋書地理志述各郡疆域戶口，又傳會古制，分列九州（註一）。每若干郡，即總括爲一州，而述分野及各郡風俗。或一郡獨舉，或數郡連類並書，其文多者二百餘言，少者數言，甚或闕而不著一字，體例蓋不純焉。冀州文內，述汲郡河內風俗曰：

「汲郡河內，得殷之故壤。考之舊說，有紂之餘教，及又衛地，習仲由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行殺戮，本以此焉。今風俗頗移，皆向於禮矣。」

吾人乍讀此文，以隋書係唐初所修，出自魏徵長孫無忌諸人，據劉知幾史通所載，撰紀傳者爲顏師古孔穎達，撰志者爲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皆一時雋彥，其中志最爲後人所推，原名五代史志，爲梁陳齊周隋五史而作，後乃專稱隋志。後人稱其地理志詳載山川，以定疆域，能補蕭子顯魏收所未備（註二），亦少有加以指摘校勘者。清乾隆間，刊行武英殿本時，命儒臣逐卷考證，而對於上述汲郡河內一段，亦未有所疑，幾

繼而細讀地理志全文，於所述各郡風俗，加以比較分晰；經嚴密探討之後，頓生疑義。茲就各郡風俗，摘述要領，以作例證，然後始抒吾說。

京兆郡隋都所在也，其風俗曰：「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游手爲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豪彊者縱橫，貧窶者窘蹙。桴鼓屢驚，盜賊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

河南郡洛陽所在，隋人東都也。其風俗曰：「洛陽得土之中，賦貢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賈，機巧成俗。故漢志云：『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賤義貴財』，此亦自古然矣。」

蜀郡成都所在，蜀漢舊都也。其風俗曰：「蜀郡……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其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衰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共處家室，則女動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使夷獠。故輕爲姦賊，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



魏郡鄴下所在，北齊舊都也。其風俗曰：「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彫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語曰：『魏郡清河，天公無奈何』，斯皆輕狡所致」。

江都郡江都宮所在，煬帝流連忘返者也。其風俗曰：「江都：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其俗之敝者，稍愈於古焉」。

丹陽郡南兩宮都所在，陳亡之後為隋人平蕩耕墾者也。其風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

南郡梁元帝舊都，西魏以封建附庸者也。其風俗曰：「南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諸蠻本其所出，承盤瓠之後，故服章多以班布為飾，其相呼以蠻，則為深忌。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為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

東郡滑臺所在，東晉時河南四鎮之一也。其風俗曰：「境之為言端也。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東郡……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鄒魯齊衛之交，舊傳太公唐叔（註三）之教，亦有周孔遺風。今此數郡，其人尚多好儒學，性質直懷義，有古之風烈矣。」

其他各郡不具引。試讀以上各郡風俗，固褒貶互見，美刺雜陳。然往往瑕不掩瑜，抑揚相半。獨於汲郡河內，

乃言多行殺戮。豈汲郡河內，比戶可誅，故雖草薶禽獮，猶不為過耶？抑由漢至齊周，歷時多年，均梗王化，及隋始涵濡薰陶於光天化日之下，漸向於禮耶？夫語無徵則不信，隋書地理志之書，究將何徵？此語既述漢事，則吾人惟有博考漢時河內汲郡之官人，稽其治績，較其隆污，然後始能下以斷語。

二二

汲郡建置，始於晉武帝太康二年。上溯曹魏，曾置朝歌郡（註四），二漢則與河內同為一郡（註五）。故考漢時官人，就河內一郡推求之，已可得其梗概。漢承秦制，罷侯置守，守得擅生殺，專廢置，秩二千石，權任極重，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又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縣有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亦能作威作福。此外如掌奉詔條察州之部刺史，更名州牧，皆屬後起制度。西京時部刺史周行郡國，東京以後，始有固定之治所，不若守令之為親民之官也。

二漢時河內太守，據雍正河南通志所考，計文帝時

有周亞夫，元帝時有徐朗，成帝時有翟義，哀帝時有劉歆，趙昌，光武時有寇恂，牟長，宋均，阮况，虞延，和帝時有曹褒，黃昌，安帝時有馬稜，樊準，順帝時有韓演，周舉，桓帝時有周景，魏朗，耿援，徐盛，靈帝時有王匡，獻帝時有張楊，二十二人（註六）。據乾隆懷慶府志所考，尚有伏湛，任延，向豺，朱雋，繆尙，魏种，六人，及都尉義縱，陳遵，二人（註七）。均遺酷吏王温舒，殆以方志體例，書善而不書惡，去取不盡同於國史，故僅列循良歟？但何以又列義縱，黃昌，殊不可解？至通志列虞延，延本傳未言其守河內，當緣任延而誤，徐朗應作徐明。諸人治績，擷述如左，其不可考者闕之（註八）。

周亞夫 「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爲中尉。」（漢書卷四十周勃傳）

義縱 「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穠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漢書卷九十酷吏傳）

王温舒 「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專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

大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漢書卷九十酷吏傳）

徐明 「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注）

翟義 「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漢書卷八十四翟方進傳）

劉歆 「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

陳遵 「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漢書卷九十二游俠傳）

寇恂 「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官兵，勿令北度而已。』

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後漢書卷四十六本傳）

牟長 「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後漢書卷一百九上儒林傳）

宋均 「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者此。以疾上書乞免。」（後漢書卷七十一本傳）

任延 「永平二年，徵會稽，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後漢書卷一百六循吏傳）

曹褒 「出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後漢書卷六十五本傳)

黃昌 「又遷爲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後漢書卷一百七酷吏傳)

馬稜 「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後漢書卷五十四馬援傳)

樊準 「轉河內太守。時差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後漢書卷六十二樊宏傳)

韓演 「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已，豈可令徧積一門』」。(後漢書卷七十五周榮傳演爲韓稜孫本傳不言其守河內)

周舉 「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後漢書卷九十一本傳)

周景 「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雜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後漢書卷七十五周榮傳)

魏朗 「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後漢書卷九十七黨錮傳)

牛儁 「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黑山賊張燕也) (後漢書卷一百一本傳)

其各縣令長可考者：懷令有趙熹董宣虞詡劉丞胡紹

張竣，汲令有崔瑗應融桓鸞，朝歌長有虞詡，修武令有宗慈，溫令有王渙許續，野王令有王梁劉梁，軹長有樊曄。

趙熹 「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張邠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後漢書卷五十六本傳)

董宣 (由北海相左轉懷令遷江夏太守，在縣無治績可考。見後漢書卷一百七酷吏傳)

虞詡 「朝歌賊鄒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謂諱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故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阜，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漸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操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譖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綵縫其裙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漢書卷八十八本傳)



崔緩 「遷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後漢書卷八十二崔駰傳）

宗慈 「爲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後漢書卷九十七黨錮傳）

王渙 「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後漢書卷一百六循吏傳）

王梁 「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爲梁功。」（後漢書卷五十二本傳）

劉梁 「爲野王令未行病卒，見後漢書卷一百十下文苑傳）

樊曄 「以揚州牧坐法，左轉軹長，拜天水太守，在縣無治績可考。見後漢書卷一百七酷吏傳）

試讀以上列傳，除義縱王溫舒之外，其他守尉，均

未見多行殺戮。倘以義縱王溫舒爲口實，而視其他諸人，一體好殺。則以偏概全，其理既不可通。而涇渭不分，薰蕕同器，尤乖史法，覘人論世者，當不至如是混淆也。即就義縱王溫舒言之，其多行殺戮，固已彰彰。

但義縱自河內遷南陽，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自南陽遷定襄，掩獄中重罪，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皆報殺之，郡中不寒而慄。自定襄遷右內史，誅殺甚多。王溫舒先爲廣平都尉，擇豪吏爲爪牙？而縱使督盜賊。及由

河內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足見殘忍暴戾，乃其天性，輦轂之下，尙肆誅夷，其於河內，更何所憚。故史家稱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稱王溫舒之爪牙吏虎而冠。又有極沈痛之記載曰：

「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園鄰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與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得其渠率。散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後漢書卷九十酷吏傳）

范蔚宗更慨乎其言之曰：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於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罪，漂血十里。致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後漢書卷一百七酷吏傳叙）

可見官吏無道，比比皆然，並非河內一隅，獨遭毒螫。且酷吏之興，多在漢武之世。官吏以誅殺立威，人民即起而反抗，馴至上下交困，四海騷騷。漢初反秦之敵，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網疏闊，破觚爲圓，斲雕爲樸，吏治蒸蒸，黎民乂安之風，漸滅蕩盡。迨宣帝起自民間，習知情僞。知民事之艱難，輒親召問刺史守相。常謂：「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然後始漸趨於邦治，此稽之史記漢書循吏酷吏傳叙，猶可參證者也。

#### 四

漢時官人治績，如上所述，不難窺見一斑，無俟再行繁徵博引。隋書地理志對其他各郡，不言多行殺戮，獨以汲郡河內爲言，非秉筆者有所輕重於其間，即紀載失實，二者必居其一也。隋書地理志常有「舊風」「舊俗」「舊傳」之語，何所依據，在隋書上殊無明文。以隋書以前之正史推之，隋人上承北朝，北朝齊周二史，修自唐初，且無地理志。魏書有地形志，而不載風俗。再上推之，晉書亦修自唐初，三國志無地理志，後漢書

有郡國志，亦不載風俗。其載風俗者，惟史記之貨殖傳，漢書之地理志。以隋書地理志洛陽風俗所稱漢志例之，其爲漢書地理志無疑。爰翻檢漢書，而與隋書對照，始恍然知隋書訛誤之所在。

漢書地理志依列國舊疆，而叙分野及風俗，蓋輯劉向朱贛之所論，而宣究其本末者。其論魏地曰：

「魏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維（維）。……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俗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其論衛地曰：

「衛地……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周末，有子路復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

漢書地理志之辭如此。大抵衛人渡河以後，河內殷虛一帶，初屬於晉，三家分晉，一部屬魏，一部屬韓。韓魏

封域糾紛，難以具紀。例如野王曾屬韓（註九），正古人所謂：「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漢書地理志稱魏地盡河內，亦僅就大體上言之。衛則在河以南，由楚丘而帝丘，以底於亡。末世徙居野王，阻共山以自保。亦秦人遷之，而非衛人之自遷，早與故國舊都絕緣，此無所疑者。然非本文範圍，不再贅論。漢時濮陽爲東郡治，漢書地理志於「殺戮爲威」一句下，緊接韓延壽治郡，可知殺戮爲威者，指東郡而非指河內。隋書地理志兼取魏衛兩地之風俗，而割裂移置之，遂成爲漢時河內官人多行殺戮。反於東郡言：「舊傳康叔之教」。詎不知康叔時之衛，即在河內耶？斯亦疏矣！

隋書地理志何以有此記載？意者漢書地理志稱魏郡之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屬衛分。而隋時黎陽朝歌，屬於汲郡，野王屬於河內，汲郡之臨河本漢時之黎陽縣地（註十）。致忘此數郡之疆域，漢隋異制，列國經界，亦與漢郡異制，遂至參差錯簡，未可知也。

至於漢書地理志言河內有紂之化，吾人亦疑其不盡然。漢書已言邯鄲之民，遷於維邑。邯鄲之民者，周人所認爲頑民者也。既已遷於維邑，則殷虛故土，必遷他

處之民以實之，何至於沾染惡化？但此亦與本文範圍無關，姑申其意而已，並從闕焉。

（註一）周大衆二年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開皇三年十一月甲午罷天下諸郡，開皇九年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二年正月遣十使併省州縣，三年四月改州爲郡。地理志稱置司隸校尉分部巡察而煬帝紀無明文。

（註二）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五正史類一。

（註三）當爲康叔之刊誤。

（註四）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朝歌郡魏黃初分河內郡置，移屬冀州，領縣六，汲共林慮獲嘉修武朝歌。

（註五）漢河內郡領縣十八，愷汲武德波山陽河陽州共平阜朝歌修武溫野王獲嘉軹沁水隆慮蕩陰。

（註六）見雍正河南通志卷三十職官一。

（註七）見乾隆懷慶府志卷十二職官。

（註八）伏湛任後隊屬正見後漢書卷五十六本傳而不言治績，王匡任河內太守見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紀，又裴注引英雄記及謝承後漢書均不言治績。耿援附見後漢書卷四十九耿弇傳，傳作河陽太守，注引決錄注云官至河東太守，均不言河內。

（註九）赧王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見史記。

（註十）隋時河內郡統縣十，河內溫濟源河陽安昌王屋獲嘉新鄉修武共城，其河內縣即野王。汲郡統縣八，衛汲隋與黎陽內黃湯陰臨河澶淵；其衛縣即朝歌。



商務印書館出版

史地小叢書

歷史之科學與哲學 黎東方譯 一册五角  
 歷史方法概論 薛澄清譯 一册四角  
 史學概要 盧紹稷著 一册五角  
 史學通論 李則綱著 一册四角  
 文化移動論 李寶璋譯 一册五角  
 西南亞細亞文化史 楊鍊譯 一册四角五分  
 考古發掘方法論 胡肇樞譯 一册三角  
 西洋文化史 宋桂煌譯 一册五角  
 史地叢考續編 馮承鈞編譯 一册六角  
 東亞文明的曙光 楊鍊譯 一册二角五分  
 中國原始社會之研究 曾松友著 一册三角五分  
 中國歷代社會研究 楊鍊譯 一册四角  
 神聖羅馬帝國 趙滄真譯 一册二角五分  
 西歐中古近代史要 吳挹青譯 一册三角  
 西歐近古史要 莫善誠譯 一册三角  
 德國史 康選宜譯 一册四角  
 俄國史 張炳心譯 一册二角  
 俄國革命史 魯學濂譯 一册三角五分  
 暹羅古代史 王又申譯 一册四角  
 暹羅王鄭昭傳 許雲樵譯 一册二角  
 各國革命小史 羅廷光著 一册三角  
 中華人民史 曹松葉著 一册六角  
 西域文明史概論 鄭元芳譯 一册五角

中國阿刺伯海上交通史 馮攸譯 一册六角  
 匈奴史 向達譯 一册二角  
 西學東漸記 容閔著 一册四角  
 歷代求法翻經錄 馮承鈞著 一册四角  
 外族音樂流傳中國史 孔德著 一册二角五分  
 東漢宗教史 宋佩章著 一册二角五分  
 西漢經濟史 陶希聖著 一册二角五分  
 張騫西征考 楊鍊譯 一册三角  
 三國史略 王鍾麒著 一册三角  
 晉初史略 王鍾麒著 一册三角  
 宋元經濟史 王志瑞著 一册四角  
 楊么事迹考證 朱希祖考證 一册二角五分  
 唐宋貿易港研究 楊鍊譯 一册三角  
 西遼史 梁園東譯註 一册二角  
 蒙古史略 馮承鈞譯 一册三角  
 蒙古史研究 陳捷等譯 一册四角  
 成吉思汗傳 馮承鈞著 一册三角  
 元朝制度考 陳捷等譯 一册三角  
 元代經略東北考 陳捷等譯 一册三角五分  
 遼金元軍及金代兵制考 陳捷等譯 一册三角  
 兀良哈及韃靼考 陳捷等譯 一册二角五分  
 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 陳捷等譯 一册四角  
 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 陳捷等譯 一册三角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謝國楨著 一册六角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 謝興堯著 一册四角五分  
 日俄戰爭史 陳功甫著 一册二角五分  
 中國外交關係略史 王孫孫譯 一册三角  
 近代地理學 王勤培譯 一册五角

莫斯科十年記 楊懿熙譯 一册三角五分  
 兩極探險記 劉虎如譯 一册四角五分  
 瀛涯勝覽校註 馮承鈞校注 一册二角  
 印度新志 陳友生編譯 一册七角  
 菲律賓史 李長傳編譯 一册四角  
 蘇門答刺古國考 馮承鈞譯 一册三角五分  
 交廣印度兩道考 馮承鈞譯 一册四角  
 日本國勢概況 桑鎰著 一册五角  
 中國沿革地理淺說 劉麟生著 一册三角五分  
 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 朱僕著 一册六角  
 樓霞新志 陳邦賢著 一册四角五分  
 匡廬紀遊 朱僕著 一册二角  
 車里 李拂一著 一册六角  
 西北之地文與人文 王金綬著 一册四角五分  
 西藏史 宮廷璋譯 一册七角  
 西北古地研究 楊鍊譯 一册三角  
 西康疆域湖古錄 胡吉慶著 一册六角  
 苗荒小記 劉介著 一册二角五分  
 景教碑考 馮承鈞著 一册三角  
 元代白話碑 馮承鈞著 一册二角  
 滿蒙古蹟考 陳念本譯 一册九角  
 實業計劃水道要論 陳遵楮著 一册五角  
 中國風俗史 張亮采著 一册四角  
 中國秘密社會史 平山周著 一册四角  
 中國體育史 郭希汾著 一册三角五分  
 東蒙風俗談 吳欽泰譯 一册二角  
 西藏風俗志 汪今鸞譯 一册四角五分  
 西藏奇異志 段克興著 一册二角五分

# 國內地理界消息

## 甲 各省長途電話之狀況

### 九省長途電話聯絡綫全部竣工 蘇境及贛湘段已可通話

交通部籌設之九省長途電話聯絡綫工程，業已告竣，蘇省境內之清江鎮江間及贛湘段，現已可通話。京滬總綫，定三月中旬舉行試話，成績良好後，四月一日可望正式開放營業。茲探誌各情如次：

#### 架設經過

交通部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間，分別向中英庚款董事會及郵政儲金匯業局借妥的款，成立蘇浙皖贛湘鄂閩冀九省長途電話工程處，積極派員分別架設桿綫。因綫路過長，工程浩大，兼以去年受水災影響，致工程費時年餘，始告完竣。現蘇省境內，如清江至鎮江等段，已於本月十五日起，先後通話，成績極佳，贛湘綫亦於十八日通話。

#### 次第完成

此外湘漢綫亦於昨日竣工，京滬沿綫各站與徐州間，早已架設就緒。首都至天津，濟南至青島，徐州至鄭州，漢口至長沙，首都至漢口等六綫，係於上月十一日同時成事，最後竣工者為滬杭閩聯絡綫。

#### 定期試話

九省長途電話，係以南京為中心，其全部工程，除利用九省中原有之長途專綫外。並新建京漢，京津，津青，徐鄂，鄂漢，五大長途電話幹綫；貫通地為蘇，浙，皖，贛，湘，鄂，黔，閩，冀，九省。接通地為杭州，上海，鎮江，南京，徐州，濟南，青島，天津，北平，鄭州，開封，長沙，漢口，武昌，安慶，南昌，蕪湖。凡本省支綫，亦可接通，總計可通數百處。總工程處已定於下月中旬以南京上海為中心，分別與各處進行試話。關於技術方面，各段由各局負責，如進行順利，則四月一日即可開放商用，正式營業。

#### 設備音機

此項長途電話，路綫之長，電話藉電力之傳遞，故適遠而電浪愈微弱，聲音亦不易清晰。總工程處為補救是項缺憾起見，已購備擴音機一百數十機，每一主要局裝接一機。其傳音綫，均

經過機放出，供其特別宏大，而達到聽者之耳。其綫路雖經過數主要局者，亦用分別擴送辦法，將來無論由南京與北平天津通話，其聲音之調節，均可與市內通話無異。現已安裝是項機件者，計有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漢口，鄭州，徐州，等七處，此外濟南，杭州等，亦已開始裝置。

### 蘇北腹地電訊交通

#### 已完成揚泗淮阜等四綫 共長五〇〇五·二公里

【鎮江通信】蘇省建設事業，年來頗有長足進展，如水利道路電氣漁業，有已完成者，有尚在進行中者。昨據建廳某君談，蘇省電氣事業之概況甚詳，併誌如下。本省自江北通榆電綫完成後，電訊交通，雖較前便利，惟只限於沿海各縣，對蘇北腹地電訊交通，尙付缺如。二十四年內特就本省建設經費酌撥款項，續建蘇北腹地電訊，以應需要。已成各段如後：

#### 揚泗

揚泗綫於去年初開採購材料，四月七日開工，由長途電話省交換所組織工程隊主持興工。計自江都起經高郵，寶應，淮陰，淮安而泗陽，全綫長二百八十八公里，建築費為五萬三千五百一十元，於五月二十九日全綫完成，遂段設所通話。

#### 泗宿

泗宿至宿遷一段話綫，原為二十四年度擴充計劃內泗邳綫一段。其時因材料及施工便利，於揚泗綫完成後，繼續向宿遷展築，去年六月八日完成通話，計長六十公里，建築費為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元。

#### 淮阜

泗宿段完成後，即繼續敷設淮連阜綫，自淮陰經連水而達阜寧，於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完成通話。此綫一端與通榆綫相接，一端與揚泗綫相接，為蘇北長途電話兩大幹綫之聯絡，計長九十

葛啟揚輯  
趙惠人輯



公里，建築費為二萬四千三百五十元。

【郵興線】

自興化至高郵，於上年九月二十日開工，十月五日完成通話，計長五十六公里，建築費為一萬一千零九十九元。此外並敷設鎮江至揚州電話五五·二公里，建築費為五千三百二十九元，已於去年十二月完成通話。裝設東南交通週覽會公路車站電話，共二十四公里，建築費四千九百八十六元。架設宜興武進等縣城鄉電話，共九十七公里。又裝設防汛及防空等專用電話。總計去年敷設長途路線，共為五〇〇五·二公里，經費共為十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三元，刻尚在積極建築中云。

(二五，三，七，大公報。)

蘇北電話

添開清伊支線五月一日通話

【清江浦通信】蘇北電話網，因當局不斷之努力，已日趨完善。除江蘇建設廳主辦各線積極謀接通話外，交通部辦理之話線，亦有長足之進展。蘇北大伊山，係交通孔道，地方衝要，惟長途電話，尙未設置。交通部乃令板浦電報局派人架設，現已完工，定名清伊電話。此線電話均由清江浦轉線至江南各縣，刻正由工程師分別試話，五月一日起，即可正式通話。又蘇建設廳之長途電話連阜等線，時有奸人破壞，影響電政，殊非淺鮮。沈廳長特電飭淮陰、鹽城等區專員轉飭所屬各縣長派探偵獲嚴辦，並請沿線駐軍加意保護，俾免疏虞云。

(二五，四，二五，大公報。)

皖省長途電話

已完成五十餘縣

【中央社蕪湖十九日電】皖長途電話完成五十餘縣，先後開始通話，蕪屯溪線亦架竣，日內試話。(二五，四，二〇，大公報。)

蕪屯支綫開始通話

【蕪湖】九省長途電話皖境幹線，工程進展甚速。蕪湖至大通，安慶，兩段，正分頭架設，俾與九江聯絡。蕪屯支線，試話結果極佳，定廿四日開始營業。屯溪至京滬話線，亦在調查中，不久將通話。(廿二)

日中央社電)

(二五，四，二四，申報。)

九省長途電話

蕪屯線開始營業

【蕪湖快信】九省長途電話，其在皖境幹線，除京蕪段已架設完竣，原有電話改用新線外。蕪湖至大通，大通至安慶兩段，現正由交通部派員工會同皖電政管理處長顏甘棠，長途電話工程師曹忍吾等，從事架設，業與贛境之九江線聯接，一度試話。蕪湖至屯溪支線，自經架設以來，已歷時五個月，全長二百六十九公里，已於本月中旬全部竣工。蕪湖電報局今與沿線各局處試行通話，結果聲音清晰，成績良好。茲為靈通消息，便利民衆通訊起見，訂明(二十四)日起正式營業。目前通話地點，計為蕪湖，宣城，寧國，績溪，歙縣，高淳，當塗，水陽，水東，廣德，港口，祁門，漁亭等處。刻屯溪電報局復與京滬兩局試驗話音，調整線路，聞最短期內，屯溪方面即可與京滬通話，從此千里聚話一室，不僅裨益商民已也。(二五，四，二六，大公報。)

贛省長途電話

已完成千餘公里

【玉山通信】贛省長途電話，積極興建以來，各大幹線大半成功，全省電話網，亦經佈置完竣。茲與湘，鄂，浙，閩，粵，等省籌謀聯絡通話。其主要幹線有五，(一)南潯線，(南昌至九江)完成里數一五二公里，此線早已完成。(二)南萬線，(南昌至萬載)一六八公里，此線與湘省聯絡，直達長沙，最近亦經架設完竣。(三)南大線，(南昌至大庾)二一七公里，現通話至吉安，由吉至大庾一段，現正在架設，並限年內完成，與粵省直達通話。(四)南廣線，(南昌至廣昌)三五二公里，此線將與閩省聯絡通話。(五)南玉線，(南昌至玉山)現已完成百餘公里以上，將來循浙贛鐵路直達杭州。其他尚有各縣間長途電話，約各數十公里不等。總計全省長途電話，現共完成千餘公里，各幹線除南玉線外，餘均正式營業，平均每月收入，約在四千元云。(二五，三，二五，大公報。)



## 九省長途電話贛省幹線大部完成

### 南潯線通話桐長線建設中

#### 贛南線未完部份計劃興修

【九江通信】交通部籌設之九省長途電話聯絡線工程，業已告竣。本省各屬長途電話網，計有贛東，贛南，贛西，贛北四大幹線：贛東線自南昌至玉山，已架設完成；由玉山至浙省江山一段工程，約本月中旬後可以完竣，並可直接與杭州通話。贛南線由南昌至大庾，其中南昌至吉安一段已完竣，吉安至大庾一段，現正計劃建設。贛西線由南昌至萬載，亦架設竣工；此線為九省電話贛湘段連接線。贛北線由南昌至九江，（又名南潯線）業已正式通話。此外贛湘段由南昌經高安，上高，萬載，瀏陽，達長沙，計長三百餘公里，此段路線工程，現已架至桐木，試話成績尚佳。由桐至長沙，正在建設中，約經兩旬後，可正式營業。通話價目，已規定由南昌至長沙一元二角，高安至長沙一元，上高至長沙八角，萬載至長沙六角，通話時間，以三分鐘為一次云。

（二五，四，一六，大公報。）

## 湘長途電話架設近况

### 一二期計劃完成

【中央三日長沙電】湘省長途電話工程處一二期計劃，業已完竣，通話路線，達二七五五里。現該處計劃架設第三期桿線，計常德至華容三一〇里，衡陽至宜章三八〇里，衡陽至永州三二〇里，衡陽至寶慶三三〇里，醴陵至茶陵三二五里，益陽至沅江六十里，共計長一六二五里。

（二五，四，四，杭州東南日報。）

## 徐鄭長途電話已全部完成

### 十一日正式開幕營業

【南京十五日中央社電】徐鄭長途電話，自徐沿隴海路經汴至鄭，係

交通部九省長途電話網五大幹線之一。茲已全部完成，十一日正式開放營業。

（二五，四，一六，北平晨報。）

## 九省長途電話鄭漢段四月底完成

### 鄭徐線已架竣試話清晰

#### 徐鄭兩地將裝設幫電台

【鄭州特訊】交通部主辦之九省長途電話，鄭漢與鄭徐兩段，自開工架設以來，工程進行，異常迅速。現鄭州至徐州一段，業已架設完竣，試話成績異常清晰。但因徐州之幫電台尚未裝設，鄭徐間營業價目表，交通部亦未頒發，因此該段營業尚未開辦。至鄭漢段工程，由漢口至花園，及由信陽至鄭州段架線工程，均已完竣。惟武勝關一帶，崇山峻嶺，架設工程，頗為艱難，刻正由該段工程人員加緊架設中。茲據鄭州電報局局長余志明對記者談：鄭徐段長途電話，俟徐州幫電台裝設後，即可通話。雙方談話距離，相隔雖遠，但經幫電台後，聲音異常清晰。鄭漢段武勝關一帶之架線工程，本月下旬，即可完竣，大約下月初即可正式營業。現交通部為求鄭州與他省通話聲音清晰起見，決在鄭裝設幫電台一處，俟該電台裝竣後，無論與何省通話，聲音儼如對面談話云。

（二五，四，一九，北平晨報。）

## 各省長途電話鄭漢鄭銅線架設完竣

### 十一日開始營業

【中央九日鄭州電】交通部九省長途電話鄭漢與鄭銅線已架設完竣，定十一日正式開始營業，通話以三分鐘為一次，鄭銅每次一元五角，鄭漢每次二元二角，鄭陝線本月底開始架設。

（二五，五，一〇，杭州東南日報。）

## 九省長途電話平漢段將完成

### 徐汴鄭間傳話清晰

### 漢長線試驗亦甚佳

【南京十日下午十時發專電】交通部，九省長途電話漢口至長沙線上週完工，本週連日試話結果甚佳，惟開放期尙未定。

【中央社徐州十日電】交通部主辦之九省長途電話，徐州至汴鄭間工程最近可架設完成，交通部與京徐等處即設帶電站，裝置發音擴大機，今後平漢京滬各地，均可直達通話。(二五，四，一一，大公報。)

### 巴縣至貴陽長途電話

六月一日開始營業

【重慶】交通部架設之巴縣至貴陽長途電話定六月一日開始營業，將來並擬設一增音機，俾成都貴陽間直接通話，(二十二日中央社電)

(二五，五，二三，申報。)

### 交通部架設陝豫長途電話

【西安】交通部為發展電訊，決架設陝豫長途電話，由鄭州至陝州，由陝州至西安，全綫分兩段架設，限六月底完成。刻材料已備齊，工程人員日內由京西來。(三日中央社電) (二五，五，四，申報。)

## 乙 各省航空之狀況

### 最近我國民用航空概況

三機關航線總長約三萬華里

盲目飛行成功試辦京滬夜航

望與火車輪船成爲同等旅行

歐亞航空公司總經理李景樞氏，昨發表我國民用航空最近概況，俾一般民衆對於利用之情形，及經營者辦理之成績，得能明瞭。茲分誌詳情如下：

### 冀察通話先由張津線實施

【張垣通訊】際茲華北多事之秋，所有邊陲各省消息之傳遞，深關切要。張垣電政管理局局長王克用氏有鑒於斯，遂努力擊劃冀察綏直接通話，以利交通。茲擬先將該局附設之長途電話張垣平線，接通天津，使張津間可以直達消息。現經數度試驗，成績殊佳，日內即可正式通話。至張(垣)保定，張(垣)綏(遠)，張(垣)包(頭)各線，亦正詳爲計劃中云。(寶，四，十一，) (二五，四，一三，北平晨報。)

### 冀察綏三省電話

張津線通話試驗成功

張綏張保等線計劃中

【張垣通信】際茲華北外交燭燭之際，所有邊陲各省消息之傳遞，素關重要。熱察綏電政管理局局長王克用有鑒於此，爰努力擊劃冀察三省直接通話，以資聯絡，而利交通。惟因經濟關係，擬逐步實施，先將張平長途電話線接通天津，使張津通話實現。經數度之試驗，成績良好，日內即可正式通話。至張包(頭)·張綏(遠)·張保(定)各線，亦正詳爲計劃中云。(二五，四，一三，大公報。)

關於一般民衆利用之情形者，我國近數年來足供民衆利用之航空機關，共有三個，一爲歐亞航空公司，一爲中國航空公司，一爲西南航空公司。此三公司之航線總長約共三萬華里，航站總數約爲三十餘所。內中除中國航空公司及西南航空公司之郵運載客，

輸貨之統計數目，因本人一時不能憶及，恕不奉告外。茲僅就一般民衆對於利用歐亞航空公司之情形，略述如下：歐亞航空公司之航線總長約一萬五千華里航站共十七所。現除蘭州至塔城一段計長四千四百華里，共有航站四所，一時因受新疆政治影響暫告停航外。其餘如上海經

南京，鄭州，西安，至蘭州之航線，共長四千七百餘華里，祇須於清早六時半由上海起飛，下午四時半即已飛抵蘭州。其由上海經南京，鄭州，西安，漢中至成都之航線，則長三千八百餘華里，亦僅於清早六時由上海起飛，下午五時即可到達成都。他如由上海至甯夏包頭等處，亦祇隔宿即可到達。以視由上海至蘭州及由上海至成都之路程，如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如火車輪船汽車等，則至少非十餘日不能到達，以此較彼奚啻天壤，此利用航空之客貨郵統計上所示之數字所以日增月益也。

計歐亞航空公司第一第二年度所載之乘客，為九四一人，郵件為五七七公斤，貨物為四一五公斤。第三年度所載之乘客為六五二人，郵件為二八五七公斤，貨物為一六三九一公斤。第四年度所載之乘客為一〇七四人，郵件為四一六九公斤，貨物為四三〇九二公斤。第五年度所載之乘客為二一一〇人，郵件為八七九六公斤，貨物為五八八八一公斤。本年度最近四個月所載之乘客為一〇二五人，郵件為二八四五公斤，貨物為二八七八八公斤。且已超過第一，二，三年度全年度及四年度半年度，載運之成績，於此可見一般民衆利用航空之踴躍。蓋一般民衆遇有緊急之商務函件，或急欲與親屬通訊，如利用航空寄遞，既不較利用電報為遲慢，且能詳盡，而又廉價。益以郵局人員對於航空信件之處理，更較普通快信為特別迅速，故最近航空郵件數量之激增，直有蒸蒸日上之勢。即貨物包裹等亦莫不皆然。至于乘客，則最近數月來除班期已予增加外，為應需求起見，有時且須屢屢增開特別班飛行，此民衆利用航空之大略情形也。

關於經營者辦理之成績者，亦擬僅就歐亞航空公司之範圍略述一二。如次：(一)飛機設備，歐亞航空公司最初係採用榮格賜全金屬低翼之單發動機飛機，因該種飛機，依統計上所得之證明，即遇有失事，亦絕不易傷及乘客。最近歐亞航空公司求益安全起見，更進一步而採用榮格賜全金屬低翼之三發動機飛機。蓋此三發動機，每個均具有六百五十四馬力，即使就中之一個發生障礙，對於飛行仍不發生若何影響，而得安全向目的地繼續前進。至於機艙內部，則每一乘客之座位，不特備極舒適，毫不擁擠；且有吸煙室及盥吸室之設。而在飛行之際，於隔窗瀏覽風景之外，並有精美茶點之供給。此外如駕駛室內所

備之無線電報收發機，亦可供乘客電約親友，在中途經停之航站候晤，或在到達站迎接之用。(二四，一一，二四，上海晨報。)

### 歐亞陝蓉線開航順利巨機昨晨飛蓉

華東社云歐亞航空公司新開之陝蓉線，自上月二十八日正式開航後，營業尚稱發達。第二班機(即巨型機)已於昨晨六時三十分開出，于下午五時廿分到達成都，定今日返滬。至向德續借之五十二號式巨型機，原擬上月底左右，即行起飛來華，旋以裝配不及，故遲遲未到。昨日外傳該機亦已起飛來華云云，華東社記者曾往該公司探詢，適該公司視查二秘書均已公畢外出，其餘職員均稱未聞有飛來華確息。按該公司每遇新機自德飛華，事前均有書面新聞發表也。此外一百六十號小快機一架，係裝由北德公司第三艘快輪運來，昨據北德滬公司消息，該輪將展至後(四日)日方能抵埠云。(二四，一〇，二，申報。)

### 滬陝蓉航線暫展至昆明

定四月開航

【上海二十六日中央社電】京滬線試飛機，前由昆明試飛貴陽，長沙，南昌，因氣候關係，未實現，現決定將滬陝蓉線，暫行展至昆明。班期每星期二五晨八時離滬，午五時抵成都；翌晨八時離成都，十一時半抵昆明，翌日十一時離昆明，四時半抵成都；翌晨八時東飛返滬，定四月間開航。(二五，三，二七，北平晨報。)

### 滬漢線照常開航

電催美機從速運滬

【上海一日中央社電】中航滬漢東下機，過京焚燬後，總經理戴恩基，一日晨返滬，計畫一切。聞滬漢線仍照常開航，道格拉斯巨型機，將調回滬渝線應用。一面電催美方訂購之飛機，從速運滬云。(二五，四，二，北平晨報。)

### 蓉漢線昨正式開航

【成都一日中央社電】歐亞公司蓉漢線，一日正式開航。三十一日由



滬抵蓉之容克巨型機，一日晨八時由蓉起飛赴昆明，作第一次航行，下午四時飛返蓉。一日晨隨機赴昆者，仍為德記者葛麟甫及中央社記者周培基兩人。葛周在昆留三日，星期六仍隨原機返蓉，將轉滬縣參觀都江堰工程，然後北返京滬。（二五，四，二，北平晨報。）

## 歐亞公司蓉滇線正式飛航

### 中德視察記者留滇考察

【中央一日昆明電】歐亞航空公司首次蓉滇飛航正式班次容克號巨型機，一日午十一時由機師克斯特駕駛，由蓉飛達昆明，同來者僅隨習機師電務員及隨機視察記者德國葛蘭甫，中央社周培基共六人。載郵件四磅及行李十餘件，由蓉飛滇，僅三小時四十分。沿途天氣良好，原機在昆明停一時餘，即飛返蓉，再東行返滬，中德視察記者則留滇考察游覽，俟搭四日下午飛機返京。

【中央一日成都電】歐亞公司蓉滇線一日正式開航，三十一日由滬抵蓉之容克巨型機，一日晨八時由蓉起飛赴昆明，作第一次航行，下午四時飛返蓉。一日晨隨機赴昆者，仍為德記者葛蘭甫，及中央社記者周培基兩人，葛周在昆留三日，星期六仍隨原機返蓉，將轉滬縣參觀都江堰工程，然後分返京滬。（二五，四，二，杭州東南日報，）

## 滬滇線開航後飛行成績良好

### 中央社記者隨機之視察

【成都五日中央社電】歐亞滬滇幹線一日完成後，已續飛兩次，中央社隨機視察記者，五日由滇飛返蓉，其視察結果，認為成績良好。該線長二六八零公里，共僅飛行十二小時餘，且配置於此線之飛機，均為共容克斯巨型機，設備最優，飛行至穩，旅客極為安全。機上並有盲目飛行設備，雖天氣惡劣，雲霧密漫亦不致迷途。沿站設備亦佳，有旅客休息室及旅客接送車輛等。滬京鄭陝間為中原地帶，飛行至為平穩，陝蓉滇間，萬山重疊，因空氣疏密不同，稍現升降之象。但因機身巨大，機師技術優良，振動遂亦減少，此線開航後，於西南交通極有裨益。

【上海五日中央社電】歐亞公司息：該公司現有航線四條，總程四千

五百十公里，現在注重西南各省與京滬之交通，將來力謀滬新全線之復航，以促歐亞間五日到達國際航郵之實現云。（二五，四，六，北平晨報。）

## 中法航權解決歐亞空運月內可復

### 廣州河內線決歸國人辦理

【上海航訊】中法航線廣州至河內一段，自月前因航權之誰屬問題停頓後，歐亞兩洲之空運，遂告隔閡。社會人士莫不關心。日前西南民航公司委員某氏晉京，向中央當局，據理力爭，並陳以利害，故該線航權乃歸國人辦理。記者特分赴各方查詢此事，得該航線糾紛之始末，及該西南公司接辦該線今後進行之方針，查中法航權

#### 籌備

係倡議於民國十八年，法國政府當局正計劃闢馬賽西貢線，乃令該國之東方航空公司與我當局接洽議定，遂成中法航空協定。然因種種問題，此議進行又告停頓。後法因遠東航線開

航，雙方均感歐亞交通極須聯絡，又重提舊事，于最近接洽完滿正式簽約通航，因交通部交

#### 航線

中國航空公司辦理，其航線我國由廣州起飛經廣州灣南路各屬，以達西貢之河內。法則由河內起經法屬各地而達馬賽。粵

桂當局以中國公司為中外人士合辦，機師純為外人；而南路一帶，又為本省之門戶；荷任由外人駕機經過，無異予外人以國防建設之秘密。乃據理力爭，一面制止中國機飛行河內，一面派某氏北上交涉。

頃據消息，中央當局准廣州河內一線，撥交國人辦理

#### 今後辦法

某氏亦已將開航種種事宜，及補發執照辦理完竣，定期南返，即着手辦理開航，以利歐亞洲交通。至西南公司接辦該線祇係將廣龍線延長分廣州，梧州，南寧，雲州五站，其飛行時間定

為每週來往一次，以接駁西貢馬賽線。所收票價中國公司前定單位為大洋三百元，西南為利便國人計，單程擬酌減由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現尚未決定。然無論如何本月可以復航，至某氏南返期，日間當可就道，並轉贛返省，以便與贛當局商洽廣贛航線通航事宜云。（十七日）

（二五，四，十九，北平晨報。）

## 通訊一束(七六一—八五)

七六

頤剛師：不奉教言，兼月於茲矣，甚念甚念。開歲以來，驢奔波萬里，屢承大事，心勞神疲，致久疏箋候，諒我師必不以見責也。惟恨蹤跡交錯，未由面晤，藉得一傾別後積愆耳。驢生性固執，作文最不肯將就，一篇之成動輒耗時一二月，益以課務人事羈絆，故自去秋南來後迄無一篇寄禹貢，實深自惶愧。補陳疆域志校補上半篇早於去冬寫就，一月中旬曾携至北平，匆促中未及交與負責人；值倉卒奔喪，竟携以俱南；過申時箱籠寄親戚處，故在里一月，亦未能就近寄就。上月二十九日重到羊城，始開篋取稿，日來又稍事刪改。本擬作一長序，以不敢再事延擱，即以此寄上；所欲言於序中者，當改於篇終作一跋文焉。匯上大洋二十元，作為十一月至二月份捐款，祈警收。院中有一同學川人楊君宗適，史學極有根柢，近擬作洛陽歷代戰事地理一文，稿成介紹刊登禹貢，或再進一步介紹伊入會也。四卷十一期上重印劉棻君一文，鄙意甚可不必，此例一開，可翻印者多矣。勿此，敬問撰安。學生譚制其謹稽首。三月六日。

七七

頤剛吾師：

去年課餘的時間，多用在整理莊子研究稿，少寫其它文字。讀禹貢第四卷第十期的通訊，便擬先把三國時代交趾移民考一題做完；無如拿

起筆來，覺得所缺的材料尚多，如安南志略，大越史記，越史記通鑑綱目等書此地均不可得。後擬改作三國志中之交州，仍覺所涉尚廣。一時不能做完，因此便擱下筆。日前奉讀由杭寄來手教，命于年內將擬作二文趕完，思之不勝慚愧。老師這樣循循善誘地勸勵我，我若再不努力把文趕好，真對不起老師了！

來書云唐書中有山越材料，當一查閱。記得羅香林先生的古代越族考和客家研究導言有若干關於山越事，有精警的議論，也有些待補充和商榷的地方。關於越族前前後後的演變的事件似乎很多，可以編為一本越史。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有勞榘先生漢晉閩中建置考一文，中間評及古閩地考，生擬詳細讀一遍，求其異同，至今也未做好。每一想及未讀的書的多和擬探討而尚未做的問題的多，心便慌，頭便暈，真不知如何是好呢！

敬此叩請教安。 學生葉國慶頓首。廿五，四，九。

七八

頤剛先生：

適才蒙接見，並詳細指示一切，使澤受鼓勵不少，深為感謝。禹貢學會之有今日，皆由先生經營之苦心也。澤非自暴自棄之青年，敢不追隨先生，加倍努力乎！茲奉上考察計劃一紙，內中一切尚希多多改正。現擬考察之地點，自係暫定，臨時或因匪災有所變更。九月起程者，因暑期尚須至上海閱讀徐家匯所藏之地方志及軍機處之檔案也。

若得因先生之力使經費有着，則九月初即可動身。未去前關於彼等

地方之情形，尚須閱讀何書，向何人接洽，更懇求先生時常賜教。再此項計劃內容前已得本校政治系主任徐淑希先生之同意矣。

專此，敬頌大安。

生余貽澤叩上。四月廿日。

### 西南少數民族之研究計畫

範圍：川，康，滇，黔，桂，清各省內之少數民族，如苗，果羅，番，徭，夷等。

內容：各小民族之沿革，種族之分佈，過去之歷史；其政治之組織，歷來之變亂原因，當局之對策；現在內在之情形，邊地在國際上之關係，改善之辦法等。

計劃：第一年閱讀有關之文獻，清季之奏摺，記載，各地之地方志，及其他有關著作。

第二年（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實地調查，期以六月。

考察地點：

1. 由川邊茂州，天全，雅州，至打箭爐考察該地等番民之政治情形，改流後之狀況，現在土司之實況。
2. 返由敘府經涼山昭通至雲南府，考察沿途果羅苗民之現況，在雲南府閱讀有關之文件。
3. 在雲南期間，如屬可能，將至騰越或大理一行，考察夷民及回民或其他民族之近況，土司之情形。
4. 由雲南至貴陽視察沿途苗民之近況，在貴陽閱讀有關之文件。
5. 由貴陽經古州等至桂省考察苗徭之現況。

### 6. 由桂省經粵漢路返。

以上各地係暫定，屆時或因不測原因而有所改變，總期能至各民族之代表處考察。若時間不許，當延展一二月。

經費：此時不能精確計算，預計須千元左右。

### 七九

頤剛先生：日前晤起潛先生，談及邇來研究邊疆問題之人日夥，而邊疆之書流傳較少，如能取稿本抄本或刊本而不易得者重為印行，成一邊疆叢書，以備研究者之取材，亦一佳事，此與鄙意竟不謀而合。因思先生原有研究邊疆計劃，如能將此事列入，亦工作之一種。然刊書經費尚無辦法，擬謀集股之法，每股十元，總數五十股，集五十人可成數。所印之書先從西藏新疆入手，蓋兩地之書最感缺乏也。每書先以十萬字內為限，大約印費須二百餘元。每印一書，俟發售之款得有成數，即可續印第二種。每印一書，每股得贈閱一部；如書不易售出，則尚可按股分書。如此辦法，不諗能否實行？敬希見教為感。如荷贊同，當另擬詳細辦法奉上。專此，敬頌著祺。邨後學吳豐培敬上。五月十日。

按：吳玉年先生此議甚善。在今日本會經費不充裕之際，先由同志自行集款付印，自為良圖。凡贊成此項計畫者，請即函告，以便準備。如有可印之書，亦請通知。甚望本會同人能繼王錫祺氏小方董齊與地叢鈔之業，為將來人留得若干研究資料也。

### 八〇

頤剛先生賜鑒：賢傑傾仰道席已非一日之誠，第以環境維艱，未能在尊



前領誨，深爲以憾。茲者承蕭一山先生謬以繪製清代歷史地圖事相屬，久聆先生領導之學會已有是項倡議，想必早有相當準備，因是特將個人工作情形草成報告一文晉呈，敬祈予以指導，勿以學識淺薄不足提攜而見棄則幸甚矣。專此敬候鑒安。晚學蔡賢傑，四月二十三日敬上。通訊處開封河南大學西教員院九號。

按：蔡先生繪製清代歷史地圖的報告一文，極有條理，本擬即日發表，嗣因積存稿件甚多，限於篇幅，未能如願；大約本卷九期可以刊登。敬此聲明，並誌歉忱。

## 八一

頤剛先生：竇四師昨日同蒙王諸先生赴西北旅行，約一週即返。補地名大辭典現已得百餘條，惟限於通鑑一書。若仔細翻閱春秋國策諸書，當尙可得到許多。茲鈔呈十餘條，敬希指教。若能在禹貢每期刊出少許，生甚願續爲收集也。專此敬請教安。生賀次君謹上。四月廿六日。

按：商務印書館所出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集數十學者，費十餘年之力，乃得成書，自然超邁羣倫。惟以中國歷史之久，疆域之廣，此種包羅萬彙之工作在開創時期必不能絕無闕遺，正賴爲斯學者隨時補綴，數十年後乃有完滿之希望。賀先生精讀通鑑，首任拾補之功。倘海內外同志一時並起，假本刊爲收集與發表之機關，則將來商務印書館重印此書之際，即可錄入補遺，其裨益於史地學界者非淺鮮矣。賀先生補輯各條，已刊登本期，尙希源源惠下稿件也。

## 八二

頤剛先生：在未入病院前，得讀禹貢中許君批評十六世紀以前之中國與南洋一函。高臥多暇，因就所憶及者條答，請將此函發表于禹貢，以報許君爲感。

(一)許君以賡文主旨在說明鄭和下西洋之使命爲國營貿易，挽救國內入超及財政上之危機，因以鄭和傳「大齋金幣」一語爲証，以爲一面將金幣流出國外，一面解釋此行使使命爲挽救入超爲自相矛盾。關於此點，除敢請許君多讀明史及明人著作，必能了然於明初之金幣指「織金文綺」之絲織品，正是一種輸出最多之商品，絕不與後來之「銀幣」「金幣」之貨幣相同。(按中期後實功之典恒用「白金文幣」：白金指銀，文幣指綺帛之類。或稱「銀幣」，銀，幣亦爲二物。至海通以後，墨洋輸入，中國亦自鑄貨幣，于是始稱 Coin Money 爲銀幣，金幣。許君習知現在之幣制，或即以今度古，謂明初之金幣卽爲今龍洋袁頭墨洋或金鎊美圓歟？且銀在明初初未爲法定之貨幣，其時之法幣爲鈔，私幣爲錢，以金銀交易俱干禁例也。民間雖有以金銀交易之情形，但未流通，且產量不多，不能成爲商品交換之主要媒介也。)

(二)許君以爲鄭和下西洋之目的爲尋找建文，列舉數証，因譏賡文爲荒謬。按關於建文之傳說，許君所舉數証卽鈔自賡文頁二十所引鄭曉皇明四夷攷序，明史鄭和傳胡榮傳。此係舊說，並非新知。所可怪者，許君評賡文而即抄賡所引者相責，此非出於未讀賡文，妄加評斥，卽爲故意剽竊，倒戈自炫，二者必居其一。

(三)關於地理攷訂方面，哈文本非為攷証地理而作，出院後當別為專文論之，藉以請教於許君。

伏枕書，草草恕不恭。謹頌者安。吳哈於萬壽療養院。五月十七日。

八三

韻剛先生：前拙作大清河流域的地理考察一文蒙先生主編之禹貢半月刊登載，並贈單行本三十冊及半月刊十二期為酬，多謝。後又接貴會來函，招本人加入貴會，不勝感謝。本人瘁心地學，已有多多年，也很願意加入學術團體，共同研究，暫時雖因故不能加入，數月後必有參加之一日；所有作品，亦很願在貴刊發表，亦甘願不受報酬。此間尚有劃分中國自然區域地理的芻議一文，長約一萬二三千言，為本人研究地理最有心得之論文。至於其他存稿，主要者有：中國河湖變位考，中國沙漠的研究，坊間通行一般本國地圖的錯誤，自然環境和民生，大清河流域地理的二度觀察，北平和南京，無出路的華北，等稿，各長數千言。他日如先生用着本人稿件時，或有機會能和本人介紹他刊登載時，只要來函通知，無不立刻寄去；有無報酬，均無不可。至本人之研究工作，注重自然地理及地質，已成之書有中國九大名都誌略，長約十五六萬言，但以無人介紹，故版權尚未賣出。現在正編著中國自然地理通論一書，非二十餘萬言不能編成。特書略為報告，伏乞指教是荷。此請近安。郭敬輝謹言。

八四

韻剛吾師：昨日校閱夏史考編，偶取讀上期禹貢業所撰天問阻窮西征解文後附函，竟發現一荒謬絕倫之錯誤，應校正如下：

但彼乃述商代王亥事——誤（頁五四上，行十三）

但彼乃述商祖王亥事——正

此錯誤不知係作函時錯覺所致，抑手民植字或校對時所誤？總之非聲明改正不可也。紳此，敬請者安！  
書業拜上。五，十一。

八五

本會應進行事項，就鄙見所及，略舉數項，趁開會機會貢獻於諸同志之前，幸垂教焉。

(一)蒐集關於本會範圍以內之「學術消息」，尤以「出版消息」為最要；本會宜指定專人負責，另由全體會員供給資料。

(二)「論文索引」宜每月編印一次；最近一期所印者似太舊。

(三)促進會員間之私人關係。禹貢中多刊關於討論問題，報告研究狀況及私人起居的通訊，並設法使研究範圍相同之會員發生關係。如禹貢能分化為二種刊物，一為論著專刊，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為每月報告，如各學術機關之年終報告及各學校刊物之副刊（不完全公開），則較為整齊。

(四)希望會員能利用本會藏書；如能借出，更為便利（此為鄙人所切盼者）。  
于鶴年。

按：于先生指示各端，極合實際，亦為本會所擬辦而未辦者；此後除因經濟所限者外，必勉力促其實現。至於蒐集「學術消息」，編輯「論文索引」，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勝，務希會中同人共膺斯任，惠寄材料為荷。本會藏書，蒙各處惠贈，雖已集有若干，但按之實際，則尚屬寥寥。現正在整理編目，將來必斟酌情形，規定借閱辦法也。

### 本會紀事 (十六)

本會自本年一月起籌募基金，藉謀永久維持之術，已見本刊第四卷第十期中。所有收到捐款，除存儲銀行生息外，當逐月報告，以徵信實。茲將五月分所收款項，具列下方，並致感謝：

施荷農先生捐國幣五十元正。(薛澄清先生募)  
胡適之先生捐國幣八元正。(賀昌羣先生募)

### 本會紀事 (十七)

本會自呈經北平市政府社會局准予組織後，即定期召集成立大會並選舉職員。惟以本會會員散居各省，多數困難蒞會，故採用通函選舉辦法，於五月七日發出公函三百一十二件，文曰：「敬啟者：本會于去年十一月中發出選舉票及公決票，截至十二月底止，計收回一百二十九票，已過半數，本可即行開票揭曉，惟以本會曾於九月中向北平市政府社會局立案，十二月九日奉到批示：「呈件均悉。查該具呈人等組織萬真學會，既經本市公安局批准，復核立會宗旨亦無不合，應准着手籌備。惟簡章所列條文，間有未合，除派員前往說明應行改正各點另行規擬外，仰即定期召開成立會選舉職員，呈請派員監臨。俟職員選出後，再行繕具簡章，職員表，會員表各三份呈局，以便轉請備案，併仰遵照，為要」等因。當即派員往社會局接洽修改章程，按照文化團體組織成規，不設會長，而設理事監事兩會，職員數目亦有不同，因之前次選舉結果不合實際，未便發表。嗣後重行呈請立案，至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奉到批示：「呈件均悉。查該具呈人發起組織之萬真學會，既已呈經本市公安局核准，復經審核立會宗旨尚屬純正；准予籌備，仰即定期召開成立會，并依照章程草案第七條之規定選舉監事等職員，先期呈請本局派員出席監視；俟職員選出後，再行繕具章程，職員表，會員表各三份呈局備案；此批」等因。茲定於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假座燕京大學臨湖軒(即校務長住宅)開成立大會，茲特將修改章程及選舉票送上，如因路遠礙難蒞會，務請將選舉票早日填就，寄交本會。對於章程草案有何意見，亦請函告為荷！」截至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止，計共收到一百四十八票，蒞場會員四十六人，合計一百九十四人，已足法定人數，遂按時開會。茲將當日狀況分誌如下：

### 成立大會狀況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廿四日正午十二時，在北平之會員齊集成府將家胡同

三號本會，同進午餐。下午二時半，假座燕京大學臨湖軒開成立大會，除會員外，北平市政府社會局代表李樹華，公安局代表戴福，宋廣祥並列席。臨時文書張瑋瑛，開會如儀，推舉李書華先生為臨時主席。由顧頡剛先生及社會局代表報告畢，即討論會章，略有修改；又選舉職員。更由新自廣西梧州山冒險歸來之費孝通先生演講調查及過隙之經過。至六時，進茶點。七時，唱名畢，選出職員十二人，候補職員五人，宣告閉會。茲將開會秩序列下：

- 一、開會
- 二、推舉主席
- 三、報告本會籌備經過(顧頡剛)
- 四、社會局代表報告
- 五、選舉職員
- 六、修改會章
- 七、演講(梧州山調查經過)費孝通
- 八、茶點
- 九、閉會

### 選舉職員結果

各員所得票數(按照會員錄順序)

姓名	理事票	監事票	姓名	理事票	監事票
丁山	六	一〇	于省吾	二九	七六
毛準	一	九	王庸	五六	一七
王喆	六	五	王士修	二	二
王日蔚	七	四	王光璋	二	一
王育伊	七	四	王振鐸	二	一
王樹民	七	二	王輯五	一	一
王鍾麒	一	三	史念海	一	一
田洪都	一	四	白壽彝	一	一
朱士嘉	一	三	牟傳楷	一	一
何士驥	一	二	吳怡	一	一
吳文藻	一	六	吳世昌	一	一
吳志順	一	四	吳其玉	一	一
吳其昌	一	二	吳豐培	一	一
宋雲彬	一	一	李棧	一	一
李光信	一	一	李延增	一	一



